

拙存堂逸稿卷二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重刻春秋繁露直解序



董廣川下帷發憤不窺園者三年所奏天人三策亦
既穿心透窟矣乃卒以推測災異見讒阻令千古有
餘憾其作繁露也陰陽供其爐冶蛟龍隱其文章玉
杯竹林種種雋永人口而祈雨諸法權縱閉而妙變
經佐三十六雨之所不能及又何畸於人而侔於天

也嘉靖壬午浙大中丞吳公廷舉曾命仁和郎公瑛
為之註倣而行之一驗於南海再驗於湖湘於江左
萬曆壬午癸未間武林宋公應昌更為直解檄所司
依法行之亦驗於河東大梁兩公相距六十載而以
經術贊化育呼吸捷於桴鼓如一日也崇禎甲戌余
奉璽書分鎮西交適有肥蠶畢方之祥越乙亥春夏
亦如之余惴惴焉責躬徒步釋累緩征且為文以告
之郊壇乞移罪曠職之官而加惠望歲之民矣已復

講繁露諸法行兩公之所已行者一應禱於除月七
日一應於乙亥仲春晦日而又應於夏六之望日風
雷協相靈雨滂沱計萬曆壬子以迄於今亦將六十
載而有叩必應則又如一日也是豈百二十載間之
行事有偶合者歟抑董子之通幽洞冥者固有道與
蠶珥室而絃絕於室禾實野而粟盈於倉事固有不
可盡解者究竟皆至理也夫自繁露遇兩公而廣川
之學術及天下矣自繁露有註解而吳宋兩公之霖

雨及在在之天下矣以余視兩公則瞠乎其後焉者何敢輕語以欺世

重刻大雲輪請雨經叙

今何時也軍興旁午征繕糾紛天公不肯雨金神仙虛傳點石所恃爲命者歲耳乃堯湯水旱何代蔑有十雨五風造化固若靳焉即余分部曹濮甫浹歲而禱雪者一禱雨者三它可知已乃今日之爲禱者何如哉衣青帶角空峙壇場戒殺止沽轉飽捕腹蔑眼

前之赤子而冀通頭上之青天烏可得也余嘗謂天人理數呼吸關通但實實行利濟一切心則咎轉爲休雖經呪符術皆因之而靈且應應且如響是則余梓春秋繁露已更流通雲輪請雨經意也是經出大藏中州陸憲長受之行河使者馬巨巖先生而匡山上人亦以之受余同年蒲圻林可任明府設誠奉行是處有竒驗推而天下繇是已夫三公身載霖雨皆人中龍也予則井中鮒耳尺水之波幾何而敢與倒

嶽傾湫者較作用哉

兼資志序

兼資志胡為而作也予所為嚶嚶於古人而欲天下之治平也天下之生久矣帝王名世互相映發撥亂反治非其人弗與也曷以略本紀也君無為臣有為臣之事皆君之事也時平資良相世陂資良將股肱膂依如唇齒以一身兼之者益寥寥其人焉開創或首相或首將時有畸重也中興亦然守成則畸相矣

謀王斷國幾事密多筭勝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謀臣之在帷幄又將相之所資也語曰寧為良臣毋為忠臣剖心伏鎖哭庭沉沙根於天性不如是則不憚也專對不辱賴乎行已孤蹤絕域竟奏竒勲單騎落旄卒伸已志其人詎易得哉帥可奪志不可奪有父子之間而一念獨往者有一介之微而發憤為雄者有事成志遂不負人一死者有身在殿廷而終身不發一策者有或用或不用而終不可屈者故曰義士

曰志士曰名士曰心臣此皆扶輿間氣也處斯際者
蓋亦難言矣至若禮樂之隆成平之績以冢宰而制
國用以綴衣虎賁趣馬馮僕輿三宅同論以桐宮數
年而卒復辟以攝事數日而誅大臣聖人之行不同
權變陰陽合而為一虞夏商周高風緬邈矣過此以
往尊主庇民禦災制變文抉天關武維地紀一舉一
動一進一退皆足以師百世而起頑懦上下千秋繇
是編其選矣薰蕕不同器小人得志亂臣賊子盈天
下皆君子之責也肺肝之見黜不足道也奪曹操示
陰篡之姦權也奪趙普示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奪
王安石示先王舊章不可愆忘也其謀略與學術勿
問也予淮陰侯哀其不善婦人而卒就菹醢也呂氏
方欲易劉故所甚忌祿產輩豈其敵乎漢高一世英
雄中流矢死正墮婦人術中也當武曌時英傑滿世
皆為其所籠罩莫敢抗言惟駱丞憤起於維揚事雖
不就千古一人哉而史竟逸其傳予所以哀其志也

是編雖善善長而予奪嚴頗有獨見未始不可以俟百世也故名之曰兼資志雖謂之救世之書或可矣至若史家惟有二法編年則祖春秋紀傳則宗史漢予昔官行人時盡發使署藏書為編年紀傳而一之采涑水熬陽二十一代之菁華哀而成書浩瀚未及梓茲復錄其名世用為師資以質諸有心世道者於戲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於今而幾無以為生矣安得兼資之彥出其雲雷之餘緒而措一

世於治平乎予日望之矣時為崇禎闔閭茂之歲律中姑洗斗指辰予方扼防流寇於曹單適牡丹雨後盛開予因以著書之意對花萼詮次於軍中或亦不愧飲食之一端也

摘刻呻吟語序

夫人有病而呻吟皆無病而歡笑之所積也寧陵呂新吾先生知先覺後以呻吟語代提命旨遠心苦矣濮陽葉民部潤山性成忠孝身作楷模儼然今日之

呂先生而拳拳以愍渡為心以匹夫之不逮為恥余
夏日單車問俗于濮陽因得式公廬而就政焉公於
性命諸書無不窺其奧而其服膺呂先生也則與余
同因出其手摘呻吟語見示而余更三復焉呂先生
從歡笑中道以涕泣潤山又從痛楚處加之鍼砭開
天見性等一調御慈腸余亟為殺青以度世無異乎
大地皆藥人人將霍然起矣雖然曹濮為心螫腹瘵
之地固時時有呻吟於余側者而余猶然夢中說夢
潤山得無憐而笑之乎

守筌序

嘗攷博物志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然攻易
而守難不能戰者又未必其能守也邇來烽櫓頻驚
干楸競飭有高城深池而未免復隍者有蕞爾斗大
而安如綏裘者視所以守之者何如耳嗟夫人和得
地方略從心如郭昭韋孝寬臧質蓋蘇文輩以及宋
昭年之知秀州劉顯忠知越州賊不敢薄城孫道夫

知資州人目為水晶燈籠盜不入境總之閨闈各嚴
金湯屹若即墨翟之五十六法今未必一一可用而
諸公亦未嘗墨守之也故程力或衆寡縣殊角智則
變化莫測變而通之參伍以盡庶幾乎泰山而四維
矣頃流寇踞梁繇陳宋直薄曹單盈盈帶水一矢可
達一葦可航也不穀率數道之師嚴院北岸戢謠言
詰奸宄為全齊固牖戶蓋日則忘殮夜未解帶者三
浹旬而卒以設伏出奇馘醜獲謀不得渡而遁去不

穀向者語郡邑子大夫曰賊之來不來但問我之備
不備耳乃予則何備之有或者第恃其不來乎笥中
有舊輯青螺郭中丞之城書新吾呂司馬之救命書
而益以它集之所徵一得之所及者參酌而增損之
授諸梓頒之郡邑名曰守筌蓋以神明變化望之諸
子大夫而政不欲其墨守之也噫守它城固難守充
以西之城尤不易蓋它城患外寇而充以西更患內
孽內響應而外瑕乘勢必不能左右顧而害可勝言

乎烝民之詩曰小心翼翼夙夜匪懈又曰既明且哲
穆如清風是城彼東方者又在諸子大夫之心矣

重鐫忠義經序

關夫子之忠孝靈爽蓋儒而神者也士大夫皈依敬
信徧滿大千蓋尊本教以行正道非若耽慕玄修者
志在解脫沖舉別開一出世法門也經章不知所從
來編述則傳自宋臣孫公奭繇宋暨今流傳久矣近
歲劉警圓中丞曾刻於虔州余鄉孫淇澳宗伯復跋

而刻之晉陵余之重鐫以傳世則得之曹州守巢伯
貞者夫孫公不欲傳天書以徼恩遇而吾鄉宗伯公
貞心端品方欲杜弔詭之端獨於是經則無弗齋心
皈命誠信奉行豈非以其儒而神更以神而翼儒之
故耶乃余讀劉中丞序自三夢竒徵外天啓辛酉奢
酋叛渝城將順流據荊州矣中丞時駐師三峽神先
告之卒以有恃而無恐余家自高曾來世世虔修祀
典或卜或夢響應不可具述即今範金勒像出必告

入必叩實式馮之然曹濮荏警時告營孽潛滋兼以
豫寇披猖隣戒孔亟才短如余眎劉中丞何翅十倍
三舍乃夫子之所以庇曹濮者實無異於荊州詎獨
余小子受其賜哉新詩籤六十有四詳解之籤百有
六相傳現夢於江陰一書生命其代為之者生每作
一籤則卜之可則存否則更撰務如神意而止亦竒
事也春初有事任城分守憲副叅予湯公出以示余
并梓之以前民用

法寶壇經序

像教之南漢明伊始星星一勺然達猶微入梁而滋
昌入唐而滋大矣毒龍狂象交攝大千而墨守輸攻
千百年不相下人人火書廬居之說方孟氏於禹功
有宋諸人師說相沿張孤孺甚乃呂希哲張九成陸
象山之徒陰陽儒釋又何舛也要以吾儒故荒年穀
釋亦豐年玉駮服何妨雁行嘗溯源四十二章壇宇
峻森卑薄一切士生中國值有道之君豈能已於質

言為休明鼓吹獨攝摩騰竺法蘭而後梵譯相尋誦
誦競起牘餘五千四百忘羊多路涕下楊朱禪宗遂
枝駢矣是故初祖南來祇以楞伽相授黃梅衣鉢亦
惟解說金剛曹溪獨標性宗刊落枝蔓念年苦行不
墮文字語言竟以無樹非臺頓了西來聖意智慧燈
徹光明藏瑜伽業作口耳觀度越凡根何啻倍蓰千
萬向後涅槃始以壇經昭示劫塵無量石火易陰億
萬河沙歸諸芥子慈渡自弘遠矣經中幾千萬言蔽

以見性成佛之一語正法眼廣長舌未能窺且道猶
依然非文字語言也嗟乎匪筌胡魚匪蹄胡兔而認
筌蹄為魚兔不幾一紙萬重耶昔宣尼之無隱也業
將黃葉止啼其欲無言也忽又舍津登岸假令曹溪
侍側喟然直下承當矣江舟讀壇經聊識此語今天
下同風一道東魯南宗雁行四大余言不幾贅乎

殷承麗先生詩集序

余少侍先君見其好與殷先生談制舉義及古文辭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云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綺歲補博士弟子輒能鞭弭
諸來學一時祭酒先生者不啻十餘百人即先君旗
鼓相當乎未嘗不懼然辟易也然先生每見余所作
獨心異之時語先君曰使若子與我遇泝水壁幟恐
非吾有自是過先大夫必折行而坐與之析疑送難
不少勸其愛余小子也幾以燕石為良璧矣當是時
人人謂先生得一第如取諸寄乃數試輒報罷遂益
留意於詩一操觚銳意當建安黃初天寶大曆諸作

者夫諸作者皆遭逢人主得以鴻裁瑰製徼寵乞靈
轂施不朽先生斤斤守博士功令躑躅四十餘年僅
以明經貢大廷且齋志以歿詎不大可惋惜哉然先
生雖不獲揚轂金馬而以其冲和清婉之思憐風月
狎池館叙酣宴申弔慰述旅况洩之毫端楮際如五
七言律絕莫不外足於象內足於意苞孕諸家糅其
雕繪而歸之超悟假令與建安黃初天寶大曆諸作
者遇欣然把臂入林矣先君嘗謂其淹博似伯起才

藻似仲文談論似深源先生皆以為然獨不喜洪喬而心薄之嘗酒間擊唾壺目先君曰豫章雅負人望何至為人作書郵而浮沉之以故先生之與人交也言必衷符貌無外悅久而益善人皆謂今人中古人天不憖遺老成凋謝一時詩壇酒社風流若掃余益不勝河山之慟焉會哀勒先大夫詩于木石將并及先生而嗣君補之有志弗屑也第屬以首簡夫受知如余即不敢自居玄晏亦何能重先生哉竊記弇州司寇之序天目曰其古近體庀材也宏養氣也固意象也合彀實也衡始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請舉以序先生庶幾傳神寫照在阿堵間乎其他著述如三國五代史抄明世說凡十餘種尚存笥中發其覆以光天下而與其詩并傳是在補之哉

先生易箒時以詩藁手授余余泣而答曰異日必有以報先生此余再赴春官時也後十七年而余官嶺西乃函先生及張成倩先生諸大父伯慶公

及崇川邵潛夫詩將悉梓以傳而補之謂人曰吾能自了之何必假手於顯者固索之聲色俱厲不得已還之崇禎壬午余謝病歸三詩久竣事而先生詩固塵封補之居然在也亡何罹兵火補之逝矣其詩遺佚與否不可問而余亦老矣藥卻之後乃降為皂隸竊有慨於張先生潛夫初亦誦高誼余方幸詩壇得哲匠而不免有日隔之踈吁交難言哉

妙應真經序

簡祈晉水祥開玄燕之筐徵禱尼丘兆應索麟之紱郊禱傳於月令繼序領於周詩矧宿彩孤懸蠶叢廣注生之籍而高真顯化眉山瞻玉局之容彼齋心以願求乃滿願於似續種種靈蹟章章古今感則必孚信而可攷先大夫抱予單傳慨伯考竟爾難嗣不穀僅惟一子吾兒幸護兩雄徼神芘以衍箕裘荷詒謀而肯堂構雲山在望托賤息以度雨霜嶺海長驅乏

介交而侍昕夕明發耿耿旅况蕭蕭爰攜幼孫嬉然
繞膝跳地驚看若虎出言悟比刺船仰念僊經誠為
寶筏昭答嘉貺矢願殺青乃命其節飴餌之資具以
供剗刷之用廣茲善本秩祐童蒙弓韜煒煌恍示蓬
桑之象威儀烏奕儼呈震索之祥俾籲祝者一意皈
依而持嗣者咸有徵應在在熊羆求夢人人蘭玉生
香宜爾蟄繩遙接石麟天上路緩以駿格同含珠蚌
月中胎且也寡慾多男上思戒乎漁色請觀至仁有

後必先留乎寸耕此又余之婆心津梁斯在竊願公
之滿世内外交致云耳

張成倩先生詩選序

先生江臯發迹圓嶠遊神領異手握靈珠餐和胸滿
溫玉眼超青白吻絕否臧虛懷則月涵衆水無分淨
穢之觀與物猶春在百華靡見正偏之相半世多屢
空之日平生鮮孤憤之容汎覽而四部能周窮按雖
五車較少淹通思緯究研辨於曹劉爾雅詞林抉神

髓於陶杜其少與先大夫交也頡頏一時凌轢千古
笑拖青紆紫祇為蠅苟之謀每浮白抽黃特壯雲煙
之氣此即詩人之詠杖杜同人之美蘭臭未足彷彿
矣逮夫雄心漸冷逸興轉適隱几據梧蕩塵氛而流
響臨風轉蕙偕麗景以抒襟凡諸結撰一一博洽多
奇沉雄自命言不入淵不吐語必驚人始休誠哉鼓
吹三唐之鉅工而楊杞蓋代之鴻匠也若乃善與人
同德因日進喜神能養嗔風不生視萬物若我師引

孺子於可教掀髯論古墨海湧於座間揮麈析疑書
城破於舌底有道聲彰于境外就正履滿於戶間來
者似獲隨意之珍所求必遂往者若食善見之果無
疾不瘳則埒之平子渾其名方諸茂先忘其奧矣又
若小山影寂魏闕心懸感時有所斫地之歌談邊下憂
天之淚牢騷原非本色忠耿自其夙懷也藉第令乘
風舒勁翮激浪奮修鱗亦何至倩毫素而寄慨慷也
哉予不佞幼叨摩頂之愛長結問字之緣步趨未遑

楷模有日徂歲脂車曹濮先生祖送河湄最以慰親
勉之報國言言在予耳也曾幾何時而隙駟難留身
城莫保大藥不駐酒星之色巨壑忽藏蒙叟之舟俯
仰山河頓成隔世矣予既傷家君之弗逮兼慟父執
之溘先往叩玄廬手傾大斗為詩曰文章雄伯醉鄉
侯絕代高名土一丘千日却醒仍有望九原難作復
何尤行來願荷隨劉鍾興盡疑同訪戴舟瞻拜不知
霜葉冷椒漿還與淚俱流其二曰山丘零落鎖蒼燻
醜酒臨流欲問天魯國靈光猶屹若謝庭玉樹竟蕭
然荒臺暮雨遺琴寂蒿里西風宿草芊後死吾曹情
不淺練裙忍令泣綫編達人有知想應長笑大嚼一
如與先大夫紆羽觴聽織歌於湧月亭上時也所堪
太息者副墨湮沉不勝墮地之憾今收其遺佚壽諸
棗梨亦所謂玉離荆岫珍重之價彌張桂去幽巖聲
馥之風遞遠云耳如曰枕中鴻寶必待張華斗下龍
文應逢雷煥以茲比况不免失論矣

嶺西行紀序

余不佞五年聖室慟與病兼忽而登啓事無異乎放
深山野鹿於五都之市也束裝度嶺家累相從竊昉
昌黎氏所過必鐫名記日之義每于推篷之隙信筆
直書積乂成帙大都欣賞少感慨多寄托遐悲涼勝
奉簡書而儼若睠封樹則淒然五十之暮方新終身
之愛過半非復曩昔翩翩詠黃華時矣譬之秋砧敲
月候蟲鳴砌時實為之而聲應焉即欲不如是而不
得也偶讀司空圖詩云行紀添新夢因拈以名之雖
謁告有湘江之役皆度嶺後事耳

彙刻濟急驗方序

余自乙亥迄戊寅讀禮於家者凡四載積慟成疴不
知人世有功名事已如秋仲促治嶺西舍人裝心弗
善也一日老友應漁石過余曰公以善病入瘴鄉應
有所挾以備急願以手輯辟蠱解毒諸方代致贐可
乎余感而謝之因謂漁石曰人身僂僂耳四百四病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騰

序

環而攻焉一不慎而朝金石算電露者有之獨嶺表能死人哉漢華元化有云人有危病急如風雨命醫不及實可哀憐晉葛稚川有肘後要方四卷唐天寶中詔以廣濟方頒行郡縣再命牘示於村坊要路德宗時又撰貞元集要廣利方散布於天下通衢時洛陽張文仲撰隨身備急方三卷太原王方慶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十卷皆心元化之心者也且病至於急無論庸醫却走即市懸伯康之壺而或受病者囊不能抽一錢趾不能越百里或窮鄉僻壤珍貴難求有束手待盡已耳此可錄蠱毒而類推也於是與漁石各出所錄濟急諸方訂而存之行笥中長至蒞端州即屬南南山司李捐俸版行之以為自利利他之一助而余更謂司李曰世醫師心用藥恒藉口於許胤宗郭玉以為醫者意也神存乎心手之間何方之可執乃醫之聖者古今推鄭之秦越人臨菑淳于意而攷其所自一受禁方於長桑君一受禁方

于公乘陽慶是二子皆以方而聖非以意聖即云斟酌的緩急不執成方未聞游於方之外也且醫道與治理通焉禮教者其治民之參芪乎兵刑者其治民之鍼砭乎君明刑余兼治兵諸如析楊弓矢之屬種種皆毒民之具也自世有命運通之說而粵民之病久矣予與君承乏遐陬痛心疾首萬不敢師其心以嘗試民命能保無急投之而誤以緩應不能延短景為長春又豈無緩投之而誤以急應凌節失宜不克徐引其生機而反速之斃者乎且吾性故近卜請以斯篇為韋絃而與君交勗之

諸大父伯麇先生近體詩選序

余幼聞先大夫之言曰吾邑風氣晚開視學詩一道若河漢吾家自東林翁藏書數萬卷飛遯江臯子若孫之紆組登朝者固能鼓吹休明即披褐明農亦知寫性籟情自附風雅而興業令玉華公最著其與興業賡酬者則為嚴士和先生其躡嚴先生而以詩名

者則有殷先生承麗張先生成倩諸大父伯馨公殷詩沉着而澤於古張詩掩雅而軌于律諸大父才大且敏湧泉倚馬橫絕一時以故兩先生僅造閉戶之車公則州有九遊其半兩先生自愛吾寶之鼎公則市有虎成於三兩先生茹淡食貧履道坦坦公則以大才得大名亦以竒人中竒禍踰壯而還十九年之青衫一似子卿歸漢節及傳而返滿天下之足跡幾於定遠入玉門工巧發于窮愁江山助其手筆其為詩亦如子長之南游北涉胸有成竹子美之夔州以後卓然成家此崇禎戊辰巳巳間也時先大夫心逸三休起宗亦幸歌四牡逸園池上諸老再建騷壇財五六襖而公與兩先生相繼岱游亦越乙亥先大夫奄然棄予小子矣起宗愴失怙而號天懼斯文之墜地從讀禮中手較遺草并搜張先生藏藁與公自選近體詩並授梓人乃茂先三篋十僅獲五諸大父殺青業有全集緝玉編珠似未盡波斯之舶而五十年

之詠歌播於天壤所謂雖無老成尚有典刑云耳若
海內先後賞音則有元美明卿緯真子愿本寧隣初
諸先達之言在

西嶺懷古詩序

夫星圖粵地引潮汐於玄紐日次周天晷晷晝宵於陽
陸然則南嶺之南北戶之北寥豁鬱泱天與地莽固
輿象所偏龐亦燭龍之所長炤者哉余駐端州而控
高涼於佳山水有領袖名然當四郊多壘時慄慄乎

奉簡書討軍實以言乎登高作賦未遑也况非才大
夫也重以南仰椿彫北堂護萎陟岵岵而愛日情傷
憶松楸則孤雲夢遠祇縈悲緒寧有曠懷且今日之
宦途亦奚翅呂梁之懸沫三千仞與夫羊腸鳥道之
九折百盤也多態之長女固所羞為骨骭之傖父寧
堪妙應雙丸迅跳空餘銘山破浪之心二豎頻侵徒
屢採蕨飯松之想已耳頃緣春防按部越峻坂凌驚
濤幾徹二州之履凡所送目輒爾留題卽間有卧遊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亦多寄贈大都於騁望結遙集之契以地靈增人傑之思妄擬仲長之睥睨殊遜立夫之雄宕乃猶不自量而名之懷古以災木豈惟山川笑人雖管城子褚待制為之色沮矣

西嶺懷賢詩序

古今之大經濟人皆大風流人也蓋其人偶一墮地元是星精故隨所懷來如逢故物余之徘徊石室而懷諸賢良有以也乃自諸賢而外洋洋兩郡苒苒千春近則同朝遠而別代不又有澤與雲游聲從風遠精潔心過於丹青遠大才見乎盤錯經文緯武銘彝鼎勒口碑令人談之而啓齒皆香步焉趨焉而執鞭若恐後哉其間亦有以七尺狗三綱以直臣為遷客精金百鍊彌勁長河萬折必東若而人者雖幻影有時而盡而至今風流如在生氣常新則皆後事之師矣余欲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托諸詩以識景山若曰思齊焉未敢也

唐詩集句序

集古成韻代不乏人妙在意象俱冥如出一口宮商
肆應不俟轉喉未可以釘餽飾侯鯖也余醉心于唐
詩者幾三十年興會所乘間有集句范榮期曰應是
我輩語其然哉雖然我非彼安知彼心之非我歟彼
非我安知我心之非彼歟雖然方圓之融於規萬權
衡之融於丈石又安知彼心我心後視今不猶今視
昔歟故食生不化病在鯁聚毳成裘巧在集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斯言其合拍者矣或曰此即仙人五銖
無縫衣也予曰子獨不聞道樞有云二物合璧名曰
河車乎通於此而集之時義大矣

灑心吟序

憨山師何以有雷陽之役耶師有云忽被孽風吹墮
瘴海即善解者亦曰定業佛難逃耳余曰否師不雷
陽則曹谿之法不中興六祖其開山鐸而師則其轉
法輪也余今夏于役高涼過苦藤嶺小憩道傍之化

城寺寺僧因出師所自題手卷卷端書甘露灑心四大字次及法像而疏銘與詩殿焉觀其相則福與慧全即以臨池一技論亦八法中之神龍金翅也若夫琉璃咽開珊瑚舌吐即詩即偈非色非空二十載身入蠻煙箐雨中而歷間關則宣王化感薄譴則佩君恩無論憤懣之象不入波澄萬頃之胸即解脫之辭亦不挂粉碎虛空之口更讀其夢遊集中母子銘未有不泫然涕下者異乎昌黎氏所謂不知君臣父子者矣至其機隨景逗信口從心譬之珠瀉盤中不相知亦不相碍師固非有意為詩即此卷亦何足以盡師而字裏行間一一從妙明心中流出卷不盈握而蓋天蓋地之體段已遍現矣余即談天為口其何能贅一辭因摹而鈐之以代法施

化城汗語序

自端州渡江繇新興而恩平而陽電而化州以達石城蛇盤鳥道皆雷陽必經之道也崇禎辛巳夏余從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李翔南直指西按部因得徧歷其地炎氛毒霧灼面
侵衣輿如甑也加以魃亢肥墮田嗟龜坼富室閉糴
而徵貴饑民禦人以求殮洶洶虺哮脊脊獸竄維時
安鴻啓潤鮒鰕豁株連而清纍繫我自用我法工不
良而心則苦矣更率諸大夫登觀山虔修零禱故事
徒步赤旭中蒿目薰心周兩旬而後即安顧安得時
和年豐揖羣山泛清波筆舞墨歌之為愉快也偶過
熱水化城寺獲覩憨大師手蹟詩卷快讀數過如水
之自波而不能已因於輿中枕上踵韻和之題曰化
城汗語蓋謂驕陽舞空鑊湯爐炭裏不堪迴避幾於
揮汗成雨忽從熱惱中得醍醐灌頂又不覺通身汗
下耳三水高明府問法徑山者而於余有道緣乃鉞
版存之獨不顧愧汗洽余背哉

牛戒彙評序

逸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而語之童牛不服童
馬不馳是謂大仁即此數語已卜有道之長桃林之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放正以孝而成其仁也昭代嚴牛禁律既不輕例復增重乃橫目之民敢於犯禁而利鏹之官復忍於判牛兩粵其最甚者矣余一日讀蘇子瞻牛賦跋而嘆粵俗之至今未改也乃為彙而評之以帝訓王制揭於簡端次勸勉以鐸之次瘴惡以刺之次彰善以歆之夫鐸之不如刺之之峻也刺之又不善歆之之醒也當茲剗裂燭臙習為固然之時即不能不服不馳以養太和而相與勉為善以去惡申槌號徙遣之令守傷出死埋之條雖不言報應可矣即以報應論而如是作如是受曾無一之漏網彙而評之亦勝殘去殺之一端矣雖然鮮食之物累百而牛則鉅矣號物之數有萬而人則靈且貴矣讀是評者繇一物而推之物物繇愛物而先之仁民天道不外是王道不外是即不必口阿含舌黃庭而究竟亦不外是矣端州許別駕請鏤以示勸因弁而授之

公門修行錄序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牘

序

諺有之公門裏面好修行則謂公門為功德海也可
或又云凡人一入此門便壞心術豈胥吏之徒都無
佛性耶歲在甲戌余以天官尚書郎分臬西魯維時
羽書旁午赤白飈馳抱牘而俟者人人若行冰上而
曾無以七尺試三尺者意謂待摘發而剪爪牙固不
若嚴之未發令無所施其毒螫云耳未暮而直指太
原王公報命有澡身若冬惟餘嚴雪肅下如午自無
邪陰之語一時山左諸老皆以為實錄而徐非以此
博風力亦非謂若輩別有肺腸置於不屑教之外也
人性皆善習慣自然揆厥所繇未必非當事之過矣
余於是于三五申令外時悚以果報更枚舉古今之
起家公門而積功累德格於天榮於朝福集其身而
竝及奕葉之子孫者為之榜樣以自附於宰官說法
之義俾若輩讀之懍然內消毒螫外戢爪牙意又謂
逆懾之以甚恐不若順導之以甚歆而以五刑為大
夏楚又不若以功名富貴為大願船也語云三代以

後惟恐其不好名而名之鷹鷂何如名之鸞鳳矧此
比名公巨卿皆沐浴浸灌於功德海中又何必人人
披割截衣住阿練若望公門而却其趾哉

重刻文昌寶訓序

嘗聞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必蒙
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修其在已者而禍福則聽乎
天此即修身立命之說也余自少奉父師之教凡躍
冶不祥之事無一之敢蹈而尤崇信太上感應一編
若崩若登之狀業業者三十年矣然余春秋兩闈皆
三北而始奏捷初亦致疑於造物久而信其無或爽
也今余兒襄亦為三北之管子矣余懼其得失心內
戰而信道之不篤也為緝文昌寶訓了凡復所兩先
生之格言及功過格方便法示之或曰如兩先生言
豈天道猶市道耶余曰否為善是尋常本分事豈為
福媒却是第一言祥事決無爽報士君子涉世止有
出處之兩途然惟不失已乃可以對天而能不為天

之小人斯能為國之賢臣家之孝子試觀自有世界以來何曾負却一人漏却一事顧不可持左券於今日哉繇吾子而孫世世奉為家珍可也

浮山倡和詩序

浮山寺在茂名縣之那夏驛今易名大陵寺建水濱我我特秀前侍御南昌涂東潭公題詩鐫名處也詩以紀行凡五章時為嘉靖五年望後二日逮今崇禎十三歲之四月八日百十有五禩矣余備兵嶺西攝

守篆乃跨州越郡而過其地捫其詩因想見涂公之為人而屬和者寥寥也忽於後壁得五詩居然成家自署隨寓小蓬子稿詢之寺僧云相傳為大陵驛丞作以官卑隱姓名耳余笑曰詩豈序官者哉至驛稽之則為黎端雲增城人也然百十五年間冠蓋如織而屬和者僅一人難矣哉余昔備員使署歲一詠皇華凡經過郵舍必拂塵披蘇搜閱所遺詩若文大都古人多於今人即生同時也而亦先達多于後進豈

才之不相若哉古之人留心於民生世道其觸而成聲者非性情之玄籟即周咨之影本今人則故事之而已矣余撫懷濡翰率十章勒於石煌煌柱史尚已孰謂抱關可忽乎哉

包孝肅奏議序

夫虞廷敷奏明試遂為千古忠言嚆矢顧古者言無專官咸得罄睹聞披對而所稱著明深切無踰長沙傳陸宣公即其言有入不入其人或升與沉則所以

載言者異也包孝肅以剛方著一代與韓歐司馬諸君子同升諸公危明憂盛諸君子莫能軼而前指佞推賢塞違昭德人主靡不虛而受且持之數十年如一日真吁咈之再見者矣今其奏議具在上自皇儲中而有位下而民隱知必言言必力其為御史諫官無論而在陝言陝在河北言河北在瀛州開封暨中執法掀眉論列不憚批鱗仁宗稱有宋令主一時號為小康而中蠹外漁蠱與剥益交伏焉而公以鐵石

心底枉其間即卿欲誰立之咈仍霽以徐議躋田奪
牛之諍卒無損信孚操何術耶聞諸楊子氣猶水也
言浮物也舟浮於水氣張於言惟獨復之氣伸斯仁
言之利溥孝肅笑比河清茹澹如布衣馭歷中邊嚴
一切交親簡記成進士日就養無方去官修子舍垂
十年移以作忠千萬人吾往權貴懾其正凶怪懾其
莊降裔貴其姓婦人稚子知其名又何疑哉方諸長
沙養而未至無怪淪胥宣公際猜忌而聽行羌岐難

易要其靖獻無軒輊矣余于公為維桑而秉節於所
過化之地不持一硯清風尚拂鬚眉瞻拜几筵低徊
留之不能去乃繼戴陸兩太守重鐫奏議用引其端
昔孝肅鑿泉於端至今飲而甘之余酌水濡毫亦庶
幾飲而甘之之意乎然以涸蹄量大海余滋愧矣

肇慶府新志序

觀於天文其日月星辰乎觀其人文其文章政事乎
至若大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井而有辨亦煒而相

宣顧不曰文而曰理乃知凡隸厚載之上皆待理於人者也得其理而高深夷嶮隨文命以誕敷否則無論物類乖爭屯蒙晦塞將流峙失序陵谷代遷與泡影同歸漸滅矣百粵為嶺海與區堯宅南交舜標韶石禹碑岫嶁周通百蠻自王跡既熄而此土遂棄為荒獷國初洗兵甲于南滇指黎岐為竒甸維時歸命豪傑有何東筦李尚書東西數千里濯舊取新即融結動植皆覆喬雲耀晉日矣端州居東粵上游襟喉

八桂百年來文武總師移鎮弭節封疆錯繡襦樞轂焉頃余飭兵於此入其疆而山川崩如也土俗郁如也人文蔚如也所謂別有天地耶及索郡乘披之政事文章莫不燦然犁具攷厥撰輯則經始於前太守樵李陸味道蒐潤於孝廉區啓圖懷瑞諸君比味道鶯遷而後守陳俶闇始竣厥事余於兩太守雖未及傾蓋而曾從輦上交啓圖乃其書該博典麗網舉目張擷靈葩幽采於墳典丘索史傳稗野中總總林林

冒蒿少拙存堂逸稿

文牘

序

亦復彪彪韡韡遂令山川委會與人物互相映發蓋居然宛委之藏也已邇者纂修實錄會典苟徵文獻于萬方每見郡邑諸乘非蕪雜絲紛則珪殘璧斷若粵東辛丑之通志者鮮矣能如斯之富有日新七十襖而三授簡哉夫端州本衝疲郡下車問俗必按舊章繇是規之矩之以法以戒其造福當未有涯予益信人之政事文章麗地成文地之文即地所為志也因為訂其錯簡如干字俾丁乾初司李梓而正焉是志也肇於陸成於陳予不佞復從而補闕易譌庶幾無缺陷之憾而有資於後之徵信者矣

曹溪菴語序

余自少皈依內典尤好讀法寶壇經每嘆湛文簡理學登壇乃有六祖逢仲尼當為顏子之語庚辰中秋前二日余從韶石趨湖南祿不逮親所至輒為泫然兼以鹿鹿風塵席不得暖即欲以尺寸為報塞未遑也挂帆過曹溪因掬香水上鏡臺延僧禮誦金剛法

華為兩世先人資冥福停艫凡三日瞻禮登眺之餘
得詩四十三首夫六祖以無樹非臺掃文字故東坡
見真相詩云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誠知赤裸地
上無處着妍手也余以門外遊人學野干鳴惹起塵
埃種種愚老三拳定知不免而顧存此口角亦如瀉
山云不虛過時光意耳非附會於一塵中一切法也

繆仲醇醫說序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疾病者疢瘍者造焉
皆命官分治之以五味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
色眎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歲
終則稽其所治以制其祿十全為上失一次之失二
次之失三又次之失四為下皆於天官冢宰統會其
成誠重之矣後世目之為術而浸失周官之意即哆
口家軒岐人鵲意要之皆門外漢耳繆君仲醇與余
先後生同鄉而未得見其人然讀其書而因以想見
其人其人固自在也即如醫說一書所載五味五藥

五氣五聲五色井如也盈虛宜忌洞如也其旨微而
晰其論精而邇其立方良而且備蓋真得周官之意
非僅以術家者此良醫紮良相而陳德遠制府剖劄
流通期登一世于壽域也嗟乎今國家之受病極矣
東西交訐病外侵中原驛騷病內潰民窮財盡則病
在本弱而腹虛驅蕩利於攻而元氣當久耗之後滋
培利於補而邪氣有隱伏之憂此庸醫所為却步而
亦明醫四顧躊躇五色無主之時也夫天欲平治乎
天下豈獨無周召叔虎分出軒岐鵲意之手為之治
內治外而登之壽域者乎語云人之病病疾多醫之
病病道少旨哉斯言通於今矣

護國仁王經序

凡藏教中甚深妙法無一不陰助王化而尤莫妙於
仁王般若經王摩詰先言之矣又聞之老衲普門云
昔有攻名城不得下者其軍師曰此城中必誦仁王
經伺其倦時取之已而諷經者纔墮黑甜鄉其城立

被普門不作誑語豈無所見而然余因於大藏中取是經讀之甚深微妙未易管窺而最奇者則有頂生班足二事昔善住國王頭頂起一胞如繭漸大生童子爰名頂生福力甚巨遊東洲西洲上四王天又扶車昇忉利天王城有千二百門以着重關頂生吹貝扣弓將滅其國天帝如七佛法講誦此經頂生退墮又波羅摩達王遊獵逢特師子與王從欲師子生一男全身若人惟足似母師子合子歸王王以為子名

曰班足後班足聽外道言欲取千頭祭家神已得九百九十九人矣北遊萬里得普明王普明依七佛法講此經偈班足聞而感悔夫以頂生班足之神威能開切利千二百門能於萬里外取普明而不能不退墮悔悟繇是觀之謂此經非救劫之要藥乎顧此經繇國王欲問護國因緣世尊先為深談般若蓋未有不能護心而能護國者憶少時讀書至舜禹誕敷文德七旬苗格竊疑文德若僅屬禮樂等事未必如此

神通是必有洗心藏密之學為之根抵於此益為恍然今梗化者不乏有苗氏然非具頂生班足之神威也天下宰官廣衆儻能以護國心護法或自讀自解或延僧普誦於以消劫火而助王化裕如矣

張芝房太學六十雙壽序

余與芝房張公稱兒例於驄里馬公門余婦適與余同齒而公則亞元配一歲猶記童年追逐時余髮覆眉而公已勝冠余嬉戲不自持而公則凝然如玉山

也今孺人賦于歸者四十三年先公周花甲矣內外宗戚修獻履故事而公之四丈夫子乃屬余言為脩余曰人子之事母如其父孝也而祝父不敢後于母禮也且越歲旦算耳無分於先後也余于是執爵酌南極者三而書之屏上曰五福壽居一然獨壽易借壽難齊眉而偕壽則尤難而公與孺人有焉公祖福唐而孺人祖會稽公父刺清源而孺人父訓溧陽公母似蘇太夫人之溫恭而孺人母似余曾祖姑之慈

淑其發祥同矣公為人孫克順為人子克孝為人兄克友而孺人事舅視厥翁事姑視厥母睦諸娣姒視兄弟其樹德同矣生世族者多夸而公行已以忠與孺人含章於坤無名門之圭角一也負俊氣者近亢而公御物以謙與孺人蘊貞於吳生平無勃谿聲疾遽貌一也公周旋必中禮而尤虔於禋祀孺人以精潔佐之公不逐貴交而好賓客琴尊花月陶陶也孺人能咄嗟應之至於家素封而纂組必親曰吾以相

夫子之儉也天物必惜而羸餘復不倦於施則以公之博愛而推廣之耳屈指六十年間門以內相敬如賓四丈夫子慈母其父而嚴君其母凡可悅我二人者有增益無異同而內宗外戚覲若面美於璧星聆若言重於鐘呂而余婦之兄事孺人暨其娣姒子女之奉教於孺人也亦然凡若此者無一非吉祥善氣後天地而不老所從來矣乃余則更有進于是者世之鳴珂佩玉者夫非盡人之子耶然亦有孤悅雙懸

之日門干旌室玄纁庭羔鴈而子舍且千萬里極人世之輝煌未足補久踈之定省者矣不揣而更以余較公燁燁若干歲芝而余則衰如冬柳公以東海為中條而余幾付七尺於霜鏞公之子數可埒二陸三張余僅一景升之豚犬耳日者瞻父將母苦無分身之術而公也左挾荀龍右翥謝鳳且兼箕疇之所難兼豈偶然哉余又聞清源公將聯姻於驄里也禱於神是夜夢外舅持一端硯贈公遂問名焉夫端為士女之美德而硯則靜且堅堅則久長靜則仁者所謂天合之而天壽之者非耶公與孺人聞之當欣然為之加爵也已

新刻金剛經眼序

解金剛經者自五十三如來洎天親無著二菩薩後無慮數百家大都從身後逗出乃若輩之金剛非如來之金剛即能從根上得來亦僅繹如來所說之金剛非人人自性之金剛也余垂髫之歲即喜讀是經

依聲聞影質質然一矇子耳及長以帖括學敲門既壯以塵鞅成走肉即間茁根芽旋遭隕落隨例顛倒錯認火宅是吾廬良可悲矣日者以孤拙梗世法主爵者驅之於白骨如莽青燐如晝之襄陽治兵之暇日與唐宜之從生死關討求究竟不知身在萬鋒端也筭中携有金剛說略去名目掃蕩支離而尤虞撒手游行世或不盡其人也於是於有字抽無字齊彰顯密兼用自他俾受持者人人從如來之金剛證自

性元有之金剛亦焦頭爛額場中一大因緣矣宜之曰管昭明太子以標分此經故墮地獄兩目皆盲後有一僧至地獄昭明問所分之經還流通否對以流通如故昭明曰但使我標分之經流通瞽目何恨緣此一語為衆生故兩目復明是篇融貫諸家一洗傳會之障隨機攝受絕無揀擇之觀放大光明義天重朗名之曰金剛經眼可乎且子大夫素苦目青又無庸於此外覓金鏡也余曰唯唯遂以手代舌繕寫登

木而以淺說大義及大慧禪師書附焉

合刻金剛不可思議果報序

昔達磨以楞伽經為心地要門而曰數傳後當為名相之學至五祖則普勸僧俗但持金剛即自見性成佛無問果報矣嘗聞唐太宗註金剛至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即為消滅閣筆久之因問一禪師禪師云是經專摧種子故也太宗當下了了從此下筆沛然蓋以受持此經罪性既空則量與虛

空同體衆生法界何許大諸佛法界何許大則我之法界亦如之豈有名相之功德可比肩哉是以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布施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總不如持此經四句偈為他人說即百千萬億劫以身命布施不如於此經信心不逆為人解說即世尊無量阿僧祇供養八萬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亦不如受持讀誦此經雖一念淨信而如來悉知悉見雖隨說是經而天人供養凡有經之處即是佛即

是塔即是尊重弟子世尊猶曰不可具說恐人狂亂
狐疑也且言之不足而再言之以三千大千諸須彌
山王之七寶布施不如受持讀誦為他人說以無量
阿僧祇七寶布施不如受持讀誦為人演說此皆確
然之理非屬權巧方便雖受持者之境界有淺深果
報有優劣而上之發明心地次之彫墮罪花種種不
虛匪翅谷聲而桴鼓矣金剛果報余昔曾見之鳩異
廣記中吾友唐宜之復益以巾馭乘續集邇日嘉禾

王載生又謂凡人於沿習則玩忽玩忽則惡心生新
異則驚醒驚醒則善心生往古之事已陳晚季之天
漸近乃撫昭代以續前聞名金剛新異錄余既於戎
旃罅隙時分門綴事合古今於一函更為之芟除繁
猥隨事發明獨不聞數傳後當為名相之說乎夫果
報而曰不可思議初未嘗執果報亦未嘗刊果報也
又仁王經云般若之法鬼神樂聞人但能讀誦般若
空中必有鬼神臨鑒夫讀誦且如是况受持哉法海

無垠信為先導前因後果成造惟心願諸善信共建
精進之幢余一人敢辭饒舌之誚

史拈序

余於壬午秋仲罷襄陽歸凡五浹月而再緝先公之
逸園刪竹開扉褰蘿就幕支修廊而趨月披礫徑以
訪山一時鬱林之石生姿湘水之雲結蓋落落病身
亦既有安泊處矣顧余骨寒性儉上之不能沃薔薇
露熏玉蕤香高卧碧雲巔享人中清福次之如所謂

掃石安棋分泉遞酒徵歌卜夜諸故事心竊好之而
病固妒之雖勉為之而弗暢也偶亦寄趣於詩而經
營意匠奔走心神則有先公之教誠在於是閒抽架
上諸史了閒送日間有所拈輒呼孫禾書書之楮葉
昔陳眉公談司馬溫公通鑑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
事即此閒工夫何處得來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
分去耳余八識田中幸無龐雜種子掃落客塵閒且
過退院僧而計所命書積才踰寸老而好學重愧古

人矣姑存之以志愧可乎

馬一卿丈人八十壽序

嘗讀真誥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塵勞則精散營
競則明銷五福首言壽而不及貴厥旨微矣乃蟬蛻
富貴之士有以遯世壽者有尊生而亦壽者如壤父
林類大馬鈎捶以及偃佺容成祝雞翁鹿皮公代有
其人然非巢居谷飲衣糧草木則必精究啣噓呼吸
之術始能逃大撓之甲子千百中未一二覩也若夫

不絕塵而隱不拔宅而仙優游八袞而莫知其所底
則僅見馬丈人丈人少負奔軼才萬里僅歷塊耳且
公家開祥柱史而接踵以寶豐會稽麟孫鳳子公實
兼之而自視淡如也自少而壯毋論裘馬聲伎之事
厭薄不屑為即交貴遊通賓客如翩翩佳公子之博
名高者公習見而不之效也居恒稟承家教精大戴
禮而兼學夫詩非孝友不以提躬非馴謹不以馭物
非法言不形於吻而尤不喜言人過曰此所謂如聞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父母名也至于解紛排難又雅慕季將軍魯仲連之
為人焉邑無佳山水而床頭美酒必儲之以待羊求
客即非時至郇厨如夙戒以視握算之子織及錐刀
而恨不能飡風廢箸番番三事大僚披衣候長樂鐘
目不交睫一飛章不得下則中宵環柱走若叢鏞之
集體者其勞逸苦樂何如也中道蹶霜蹄數竒共嘆
公輒然自問曰簪組豈若家乏耶奈何為糊眼客所
簸弄吾休矣於是謝青衫着白氎柳移彭澤竹徙渭

濱以法書名畫為膏梁以敦彝鼎之屬為良產或
出而與山僧野老相往還則惟較陰晴品花鳥一切
世態升沉未有贅其齒者晚歲皈命太上晨興莊誦
感應篇寒暑弗輟酒腸不甚寬而是處不能忘酒紅
潮生頰北窗昵枕熙熙然如閒雲之卷舒者又數十
霜矣即今髮進而鬢齒進而覲強飯駛步飲達丙夜
猝然遇之不知其為八十翁也此無他塵勞息則清
明在躬營競捐則元神返舍是何必蟬蛻青山習响

噓呼吸之術而乃能逃甲子乎儻謂公豐於筭矣而
遇則詘彼江左王謝諸賢聲名如畫且有以不惑為
太耄者即以壽亦豈無口不言老之趙熹貌如老嫗
之蔡義天下中庸之胡廣食祿七十年無一日病之
張萬福曾何裨修短之數耶而又不見隆萬間吾臯
有四先生耶或入尹帝畿或出宣方岳與會稽公顏
行頡頏為是其貴弗若與而年未登杖國上而柱史
猶是也損有餘補不足公實居五福之首矧有亢宗
之九子在安見縱之以視者不更卑之全昌也雖然
世不乏如椽者顧舍之而屬余無亦謂余老館甥也
公於吾王父稱襟友又不獨丈人行習公固莫余若
耳余卽親于耜而踈不律何敢辭敬稽首陳辭以授
稱觴者往焉

原疹洞微序

醫道肇自農黃而黃帝亦云吾不能察其幼小况其
下焉者乎嘗聞先輩云疹之義可以通百病痘則因

形而名之乃治疹者業有專門為時不啻二千年人不啻數百家劉河間錢仲暘張潔古創之於前陳文中朱丹溪諸公發之於後何又皆詳痘而略疹也余按痘疹皆繇胎毒而痘出五臟陰也陰主藏故毒較深疹出六腑陽也陽主發故毒較淺陰多虛寒故利溫補陽多實熱故宜解散習啞科者惟墨守此兩語以為發散得出者生否則死外此則瞪目束手而已余昔奉使過寧陵得呂新吾司寇家刻疹書比竄習

銓又得治痘之博愛心鑑心鑑已登木而疹書尚存笥中也年來承乏殘燬之鄉盈野盈城求為人犧不可得即呱呱黃口或投水火或嬰鋒刃或委之為道殣溝塹者不可數計誰非赤子罹茲荼毒耶雖幸賦歸去來而言念及此心奕奕動也今歲癸未春夏子鄉出疹者險逆半無論幼小即踰壯及艾之男若婦十室而九考之歲氣太陰濕土司天加以初氣二氣風木相火行令風火互煽怒發一旦為毒最烈而徒

待命於墨守者良可痛矣適石倉黃君訪余逸園因乞靈增訂命予兩孫曰賜曰綸者節果餌之貲亟梓之與心鑑成合璧嗟乎時師之誤傷視劫運之摧折孰盈孰縮我輩不能登元元於仁壽而僅做保息六養之一寄誠求於是編遠拜司寇下風矣

石荆和叅軍七十序

憶萬曆己酉間曾王父光祿公齊眉稱九十觴也內外子姓數不減汾陽時余髮未及額而曾孫倩中行

與齒俱長望之如芝田瓊樹者則吾姊丈荆和石公也轉眼數十年向所謂數埒汾陽者落落若晨星余方嘆姿如秋柳而乞公七十之言者足已及余門矣余手鈍如椎不敢謬為大言以謝責無已即以公之所自署者闡公之所以壽可乎夫易卦凡六十四而吉凶利害叅焉獨謙之上下六爻皆吉且利而為天之所益地之所流神人之所福所好何以故謙也者和也吉祥之所會氣數不可得而囿也公才固兼人

飛揚馳驟自是颺舉之本色而孝於親無疾容弟於
昆無傲色靜調琴瑟情敦葛藟一以雍如穆如出之
其和於內者若此業號素封聲蜚六館信眉昂首何
難蠖螻一切公則卓其軌夷其跡諾季布之諾不爭
名義馮權之義不矜節與之遊且飲者若席春臺醉
醇醪也其和於外者又若此未艾而謁選人挾敏譖
開蓮花幕於河北股肱之郡諸當事靡不以錚錚器
公而能抱赤子於慈懷溫如冬日養喜神於案牘盎

若薰風雖垂橐賦歸去來曾不以一官易一日入娛
望九之壽母出偕洛社之耆英二十年林下融融如
也誠哉和而不流君子有終矣公七世居於鄉頃者
揭竿蜂起連墻巨室都付咸陽一炬而獨相戒無犯
石叅軍豈人而虎者心而人哉吉利之所在天地鬼
神相之而人能違之乎昔柳公度不以元氣佐喜怒
氣海常溫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
不易公也母伐天和則精采渥保合太和則神理綿

繇七十而百歲逍遙容與而遠過光祿公之筭則亦地中有山之定理耳彼蒲柳為姿者烏能與之比堅而競茂也雖然壽如絳縣老人公孫永之屬尚已莫為之後天道或時乎窮公得雄雖晚數同良索伯氏蘭摧篤生三鳳仲甥采芹蚤咏譽冠八龍季也天廡名駒五花千里以和召和鼎盛如萬石君故事公猶將杖鳩而觀矣諸嫺戚皆鞮然曰請以公言為券

重刻小兒必讀序

左師觸讟之對趙太后曰丈夫愛憐其少子勝於婦人余謂此今古之通情也第愛之憐之而不為之計深遠溺成縱護成癡或小不懲而賊之以姑息或厚為積而飲之以醜毒致異日身名俱墜皆不善愛憐者過也余既艾復舉一兒小字遷余詩云學語難稱弟摩肩轉亞孫者是也乃余滿六袞而兒纔六歲教之之日縮矣憐之勝於愛之憐兒且自憐矣今春入小學因以呂司寇小兒必讀一編授之日以兩行為

率亦謂但能治幼小恐不見其成人云耳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顏光衷曰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家兒雖寬猶可教富貴兒尤須痛繩善哉言乎使為父母者毋徂於婦人之仁繩之約之令長存其為小兒何躍冶敗羣之足患乎顧是編無副本未易流通乃為廣大慈悲父之傳付之鋟人以質天下之愛憐其兒者

歷代不知姓名錄序

上古之世無所謂姓名也自炎黃而降因生賜姓因姓繫名而氏族始不勝繁自按姓者必攷名循名者必原姓雖筭數有時而窮矣然猶是姓名也或因人傳或因人晦有嗽之而轉失者有避之而反以歸者有長跼子儀之墓下而惟恐人不知者有掛瓢洗耳於堯舜之世而惟恐人知之者故欲為人人共知之姓名難而能知人人不朽之姓名尤難至於知記載表見之姓名而并知所不經表見者則又難之難矣

吾友映碧李公骨九仙而胸二酉讀古人未讀書更
能了天下難了事其抗疏殿廷擣毫邁軸凡古今之
沉采孤光游寬佞鬼人知之而率囁嚅不能言與夫
隱忍不敢言者一一以風霜之筆舌直揭其姓名於
天壤誠哉合左馬董狐為一人矣茲復搜歷代不知
之姓名與夫姓著而名亡名著而姓逸者自忠孝節
烈以及怪異愴逆之屬皆襞積丹鉛而成一編予讀
竟躍然起曰有心哉公之為此錄乎余請得暢言之

語曰數見者不鮮則厭忽生焉公於既滅歿之餘而
頓開生現之面此領異標新之學問也項羽曰讀書
記姓名而已故一覽意盡者有之公能披寂寂之豹
霧而翻令人疑灼灼之畫蛇此引伸觸類之津梁也
名者寔之賓也名不存實將安附公於久埋之踪跡
托之闕文而更列其言行不使為亡是公烏有先生
以為無姓而姓儼然以為無名而名隱然是又非不
知是知之妙義乎余所為暢言之而或有當焉者也

乃余更有窺其微者矣自品類分而畛域劃水火玄黃日相尋無已時見同我者之姓名鷹鷂目為鸞鳳見異已者之姓名蘭蒨等於綠施迨夫勢成百足計周一網幾欲家易以牛李之姓人被以膺固之名即其局已更其人已化異物而胸中姓名自耿耿也吁亦已甚矣儻能推廣我公不知之義以太空之胸次化太明之是非薰蕕涇渭一視其本末而不復問為何氏何人將水火玄黃之叔季可還於上古而姓名之有無又何計焉此余讀公之疏草而竊謂其深心苦心殆有寄於斯焉若云先得我心其然乎

胡曰從印存初集序

粵稽往古流覽邃初風雲月露之奇鸞虬魚鳥之變鴻濛昭象遂爾文明逮及周秦貞珉伊始若夫陳倉石鼓已具章程詛楚龍湫體裁多變國寶起於三代小璽初自先秦炎漢初興質文雙美公私並運符信始彰六代李唐厥文多舛故宣和哀集縱覽大成燦

然天星光炫波斯之室林林學士始獲皈依則松雪
厚伯之書聯翩而出矣自茲以降斯道中衰而壽承
以藐府之英從容遊刃主臣布素意匠古先碩輔鉅
卿翕然崇尚一時如爾宣千秋岑君溫玉皆真法門
吾友曰從尤標竒特印存既出頓還舊觀有風雲月
露之竒具鸞虬魚鳥之變平方正直上契古人總括
宣和兼美王趙文何未須擅譽於前蘇岑差得並肩
於後從事斯學捨曰從其誰與歸

重鐫世業堂文毅序

起宗墮地財五十日而外王父邛州守雲衢宗公已
騎箕尾時萬曆庚寅之仲夏享年政六十也故公之
鴻文懿行起宗皆聞而知之猶記少從先恭人歸寧
拜公遺範外王母高太宜人指以示人曰是兒肖其
外王父它日必能亢宗比起宗登戊午賢書而益歎
前言之若券矣今庚寅再週起宗亦躋六十而老且
冉冉至成吾宅相竊有媿焉秋夜過中表宗彥先城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南書屋見所藏文毅一編則公工制義時輯著也手澤如新因亟請繕刻意謂不獲於文祿中見公猶幸見之筆墨間耳乃起宗幼聞之先恭人公之生也太公夢日降于庭六歲墮秋水橋下拍浮中涼覺有掖之者得不沒出就外傳臨河有官舫羣兒競觀之公受書自如或趣之曰吾異日且簫鼓其中何觀焉既長益發憤下帷夜苦白鳥納兩足甕中冬則御凍管手為坼弗休而文乃日益進嘉靖戊午舉於鄉為瞿

文懿公高第弟子是秋家人焚楮文昌前聲如裂帛邑解汲井得雙鯉一尾曲如鈎人以為龍皆先珽也公車七上每下第則簡練揣摩一如諸生時常怪文體剝薄遴梓諸大方文為後進式生平制義繁繁數千首無不勃窣理窟粹然為文章正鵠焉先覺覺後此文毅所繇作也迄今孫以及孫皆彬彬澤於大雅其取精於文毅豈其微哉至若居鄉則品重在邦則德重邑乘與家誌備載之起宗在文言文不敢贅

重鐫春鮮閣合藁序

萬曆戊午余與嘉定汪無際同登南國賢書同出碧
山劉先生之門未戌丑三納卷於都堂而三不偶凡
所為張舌之在否蘇揣之工拙耳熱沒之歌呼唾壺
口之完缺余無不與無際共之丁卯計偕余僦寓于
呂公應夢堂無際亦下捷於太清道院不期而趾相
趾也予素師事無際每日抽一題成一義輒走侔子
索無際觀伺其意所可否為進退不觀則戒侔子不

得返無際具隻眼無曲筆攻瑕擊惰曾不履其餘力
余見之感且愧愧且益奮因嘆邇日狐神怪聖執旗
鼓以號召天下而天下無識之士燕叱鶯化靡然從
之於是王唐以來體格有忝離之嘆繩尺有蕪城之
歌法脉為靈光之焚餘姿韵作阿房之墜燼而困於
公車者大率以標榜為勝場以改頭易面為逢年之
捷技安得知我生我知必言言必盡如無際之於余
者故或雪窗伸紙或丙夜挑鐙但有一語一字之未

安反覆推敲幾移旭影即偶伏衾枕而竟夕耿耿也
故余與無際詩有十載憐同調今番是我師之句而
無際東余云如此虚心苦心不恥下問不吝改過鬼
神通之矣此而不信當霍吾雙目余笑答曰且留子
雙目在嗟乎得失寸心知人但知其得而不知其失
余固不自知而無際能使之知即欲不虛不改何可
得今日糠粃偶前遂了三十年文字之局余忍一日
忘無際哉是冬棹返溫陵慙憩西子湖上友人錢孟

玉聞子將吳靜腑徐楚白陸道胤取酒慰行役因索
余諸近義訂坊刻之譌三敗如余安敢矜勝於一日
而不忍忘無際之高誼因手訂於湖上春鮮閣以質
諸君子此余當日自序之言也曾幾何時無際孟玉
子將俱謝塵壒而災木者漸佚矣丁亥課二孫于拙
存堂竊怪時文之幽謬而莫知所底復重鐫示之余
猶記黃泰釋太史之序余稿曰宗起年近壯四十公
車眉鬢纔三十許人然余非今夏親交宗起則輒謬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序

擬為宿德尊行不則為大俠為天竺先生為江淮間
老詩酒客蓋久熟其名故令人疑疑而信信也如此
而同年許仲嘉則云器惟求新人惟求舊文章一道
朝菌晦朔蟪蛄春秋且焉帝暮焉役儻人而求新則
突梯滑稽鬼蜮蛇蝎凡所為呈身固寵排衆敗類亦
復何所不至宗起席帽離身而故我自任真吾黨人
也吁兩公之言如新而其人安在乎雖寧拙毋巧終
其身未敢鬪捷取新貽羞諸君子而向之近壯者今
望耆矣顧沾沾已敝之故帚豈曰但能治幼小乎

范勳卿全集序

古人之詩與文皆其人之情之品之氣節以為之而
後可以歷久而不敝故武侯之出師令伯之陳情後
世人讀之輒為隕涕其情足以相感也淵明之采菊
和靖之詠梅後人見菊與梅如兩先生者其品足以
相入也蘓長公睥睨一世陳同父開拓萬古其詩與
文皆震動卓犖不可逼視者其氣足以相取也是以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騰

序

天道變於上而其意不往地道變於下而其色不渝
百果草木變於中而其華實不衰者皆以其人也自
曲學小家不務為人而務為其詩與其文於是不怨
而為騷不憤而為史不怡情宕性而為詩歌不憂國
愛民而為章跡是二之也非徒二之又不及焉故亦
竟取其詩而已夫菘菘之臭不如猗蘭桃李之榮不
如秬栢孔翠之羽非不珍也而壽不及鶴牛馬之走
非不利也而捷不及麋何者猗蘭幽而秬栢貞鶴純

白麋純陽皆正類也夫正也者情之所自生品之所
自立氣之所自壯則詩與文大小之辨也數年以來
貞夫凋喪吾鄉耆德獨范異羽先生巋然如魯殿靈
光獨存規矩先生固當時所為正人也數十年通籍
金閨為清流領袖以性不諧世繇天官陟月卿曾不
得究鐘鼎之業至今讀其疏草凜然春秋討亂討賊
之義而焚魚卷綬歸卧東山又復以其嚴氣定力出
為詩歌以陶泳之天下學士大夫讀其詩與文而想

見其為人因其爲人而益重其詩與文不減兒童之
知君實里嫗之識樂天蔚為一代龍門也東臯距崇
川盈盈一衣帶耳余自喪亂以後閉戶如退院僧胸
臆間獨往來先生不置而五山飛翰亦時時從天而
下且先生於余實為執友幸不啻蒯之而引之為忘
年交謙尊而光余小子惴惴乎終未敢謬承也今春
枉次公汝受之命駕示余以全藁而屬之序夫余言
烏足重先生哉先生之情至故其言真其品高故其

言厚其氣直而不撓故其言清剛邁金石而一本於
忠孝仁義舉兩漢三唐百家二氏無不效奔走而為
之役雖近釣璜之年而鬢鮮霜華眼澄秋水婆娑醉
舞不遣孫扶至其灑墨揮毫即沈麟之數十篋未之
多讓嗟乎福慧之不可得兼久矣故大富貴亦壽考
古今遂侈為盛事先生則以奇文享清福以輕富貴
而得壽考如峨眉之在天半如三門底柱屹立于天
開地坼之中求之今而罕見其儔即求之古而卓然

於井底尋蛙撒手懸崖不學鉛門持鉢既覺驚辭鏗
鉤復羨古色陸離別幾何時令我目刮則以吾鼎雖
幼失怙恃而俊才夙擅雖生長名閥之家復爾魚魚
雅雅好學善交舉止間不帶王謝習氣故其摛辭命
意磊落英多亦恰肖其為人耳乃余人非尊宿而飽
叅有日矣請得借廣長舌再為說法昔迦葉結習難
忘定中自舞摩登伽一淫女而能攝立證菩提之阿
難只因七徵八還一段大事因緣未會了當今日時

義中亦有天魔解種種舞亦有綺語魔女能幻作三
十二姿余願吾鼎心淨如琉璃明眼覷破貪處猛拋
粘處立脫掃魔網而歸正宗他日書懸國門天下具
蓮華眼若滄浪者定以文家最上乘屬之如在詩家
則為初盛之雄渾不為晚唐之側艷如在君家諸先
輩中則虎哮龍吼之青蓮而非拘腸肝目之長吉也
以第一等文章為天下第一流人物余日望之即阿
翁且長笑于九原矣

幼學須知序

凡人幼時所聞所讀至老不忘非獨其性與天近也
先入之言有以堅其無他之心心隨言化如油入麪
中欲淘汰之而不可得耳余有二孫仲曰禾書年八
歲纔讀論語季曰丹書年六歲已識之無矣羈絆兵
火場中不獲時遶膝前而老牛舐犢之情每縈迴數
千里外今日以家信付南鴻乃書格言百餘則械而
教之此壬午清和三日也未幾余解節歸老友余孟
諸過訪二孫侍則琅琅成誦矣余笑曰余之為此其
猶有童心也夫孟諸曰不然吾村一老叟遘急病而
村中無業大方脉者遂延習啞科者治之病尋愈醫
能愈病何啞科之非大方也哉因憇余公之世余曰
每見仕宦入境者必先進須知夫吏事如蝟如山大
槩不出須知外也乃名為幼學須知而版之

真實修行圖說序

易言修德大學言修身子輿氏曰行有不得者則反

求諸已修行二字原自吾儒發端今獨舉而歸之釋氏雖業儒者亦羣起而趨之夫釋氏六根八識之說與夫冤親平等之論未嘗不見性近理而能領其了義者有幾然則逃儒而不知歸者即學佛而亦未有當也余匏繫端州時偶同蒼梧二千石袁又日謁白沙先生祠間語及此竊嘆吾道之不行而旁趨者如江河之不返也因作真實修行圖說公之同志儒釋之同異不必辨我輩業儒言儒原自有大本領在本領得則明體適用正心杜慝一以貫之矣。

又

吾人自一日而終身自一念而萬事萬應有出于身心性情人倫庶物之外者乎實實修行者隨時體勘但令喜怒哀樂之當其節即中矣但令視聽言動之合於禮即仁矣但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所不擴充卽性善矣至於親親仁民愛物又實實修行之處此處無倒置無欠缺而儒門之能事畢矣然又為之

分行定格者何修有二義受虧處要修補受累處要
修削行亦有二忌利行者忌忽易勉行者忌退轉古
人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又有用紅豆黑豆法始較多
寡久而較有無者今倣其意為眼格以三十格準月
之三十日如喜怒哀樂之類或加於親於民於物省
之而善便於格內著一白圈不善則著一黑圈月終
以白黑占踈密漸至純白而後已而未也黑白分矣
而所以黑白者何事則又附數格紙於後遇事直書
一以毋自欺三字為主宰久久純熟自然到聖賢地
位矣

重刻女論語序

自世教衰而筭流中人若游禮法之外矣生長閭閻
者慣聞鄙俚托身富貴者恣長驕奢高者弄柔翰學
韻語與夸士爭長卑者撥俗絃習瞽辭與下流同趣
而惑於左道者又往往舍恭儉而慕檀施舍貞穢而
覬福報舍蘋蘩中饋而身膜拜口南無曾不知百行

四教為何物乖情踰紀遂如就下之不返矣聞中偶閱曹大家女論語明白易簡切近家常詞不鉤深讀亦易曉筭流中人儻能口誦心維未有不化種種習氣而歸貞順者即大而百行四教何加焉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夫恐其為虎而不以禮法束之教家者固得謝其責乎

心經修行會義叙

金剛經結句一箇觀字押底心經開首一箇觀字領

頭三世諸佛法門盡未來際修行人入路出路約略可見愚謂佛門之觀照即儒家之致知夫知也何以謂之致故曰在格物蓋觀不空立即觀五蘊照見五蘊是致知在格物也照見五蘊皆空是物格而知至也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永消隕是國治而天下平也菩薩即五蘊證涅槃如來即五蘊成正覺聖人即好好色惡惡臭而與民同好惡其道一而已矣五蘊者衆生之生死海也迷五蘊而無觀則隨衆生於

生死海矣。避五蘊而立觀。既避生死。豈能出衆生於
生死海中乎。凡夫迷蘊到處。罣礙無非恐怖。所謂苦
厄衆生也。淺智空蘊如發兵討賊。賊退嚴守。然時時
防賊。卽此便是罣礙。便是恐怖。深智照見於未五蘊
之先。純一妙明真性。因一念妄動而成蘊。則蘊原是
妙明中出。知賊原由。子作則子不復爲賊。干戈勿用。
六合太平。此謂深般若耳。以其徹盡源底。故謂之深
也。然則觀之一字。非卽菩薩之行乎。所以古人言心

經數百字。能包舉大藏。而心經首三句。能包舉全經
職此故耳。此經解者多。而會心者鮮。道友唐宜之首
列三譯。以顯出經之本。隨引諸經中佛說。以證此經
之義。又全載賢首之疏。取精連珠。慧燈之解。以悉此
經之蘊。予反覆覽賢首疏。記頻舉天台圓觀。以釋色
空不二。可見千古聖賢傳心之法。一觀字而已矣。故
樂而梓之。流通世宙云。

余氏族譜序

吾友余孟諸德則陳太丘詩則白太傅年古稀而神
適上則香山社中之李元爽也一日示余以族譜而
謬以弁言相屬余曰家有譜猶國有史也不史之國
陋而無徵不譜之家渙而無統然譜之作非古也邈
水木詔雲仍孝子慈孫于此有苦心焉孟諸之先世
肇迹桐湖有二十端公諱獻者仕隋為端明殿學士
大業末扈從之江都繼復避亂睦州蕭銑兵起與孔
僕射範翁祭酒瑒張中丞行本由睦州而餘姚卜居

冶山鄉享年九十有八卒不再仕者其始祖也逮宋
靖康間金兵剽掠餘姚有以龍圖閣學士率鄉兵大
挫狂鋒卒以身殉者是為廿八公卓其賜進士於泰
定初元官終朝奉郎者是為輔之公諱一夔此皆彰
彰舊譜及同年朝奉大夫劉公厚南之行狀者墨跡
猶新也自端公至孟諸凡二十四世遙遙華胄歷歷
可稽乃從大明成化間始占籍如皋者則自孟諸之
高祖官延平安沙鎮巡宰克正公始克正後三世皆

操賈人業至孟諸兄弟父子則皆以詩書起家文業日隆隆起公侯復始此其時矣今於舊譜則存橫圖之硃絲識血脉所自來於新譜則倣歐文忠之五世俾指掌而易見更脩載桐湖如皋之誌銘傳記慶輓詩文示後死以如生且揚徽音於未艾蓋直以家乘視國史矣余于是起而嘆曰今世之為譜者謬托顯人高攀往代以崇韜之郭謬拜汾陽之郭以武襄之狄竊附梁公之狄者比比矣夫家之贗譜即國之偽

史也故述前必取乎據垂遠必取乎信布言必取乎忠之三者皆譜之所必尚也孟諸與其弟仲彥編纂考訂必信必忠自萬曆戊午以迄今茲雖家徒壁立而寶是編如清鐘大鏞雖世變滄桑幾許衣冠之族波蕩興嗟而遺書故篋猶堪佐文獻之不足其心苦其德厚矣德厚者澤必長子及子孫及孫行將有鵬搏鵲起繼端明龍圖朝奉而起者孟諸神明內蘊邁九十八之端明過百四十之元爽直堪揮麈高吟以

俟之余言雖不文猶可為公操左契也

笠雲禪師語錄序

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却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莫非教莫非禪矣卽以禪論自六祖之後瓜分五宗而最盛莫如臨濟後世嗣臨濟者強半習其孤峻之蹤而無得於正法眼藏棒風喝雨不截命根捉月捕風互相標榜甚且以呵佛罵祖增學人貢高之氣而天下因以咎歸禪不知其非禪也康山笠公

與余水乳交久矣以余觀公無所往而非禪而單目之為禪不得聆公之言無一不可作語錄而謂其同時師之語錄不得說者曰三峰嫡骨相承後代兒孫故應如此竒特而不盡然也公德大神圓眼明心細於四十九年密諦橫穿直貫究厥指歸而復能不離文字不泥文字灑灑落落妙契拈花微旨故隨所住處或以普至身登壇說法或以四攝身隨機小叅或為頻迦音或為獅子吼或為能覺鼓或為善巧風或

為妙光幢或為藥王樹或為止觀兩翅或為熾然四
珠或擊戲海神虬或縱摩天俊鷲或甘香如阿耨池
水或柔軟如兜羅綿雲一切收放開闔事理兼融權
實互用而總歸之了當直捷無論鈍根利器對其人
朗朗如日月之入懷一經指點無不鑿破縛解直見
本來面目卽有為機鋒所籠罩望門舌縮者亦皆當
下砉然領攝於非棒非喝亦棒亦喝之外此所謂莫
非教莫非禪且究竟竝無所謂禪蓋于正法眼藏有

獨得其傳者詎惟模不模範不範恢弘臨濟一宗已
哉余不佞劣見偏心不足備公鍛鍊憶壬午從襄陽
歸曾與公訂買山之約別去僅一紀公已儼然登菩
提座大暢宗風而余且白髮蕭蕭茫無巴鼻讀公語
錄汗涕雨注矣

拙存堂逸稿卷二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題跋

凡十八篇

題四牡倭遲圖

行人以傳宣出以諏諮入周官載大小之職而昭代
稱翰林於西蓋將養望儲材非僅以遊遨鳴得意也
余忝登崇禎第一科進士而授行人亦自余始戊辰
以護送楊侗孩少師之閩庚午充冊封副使之魯壬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牘

題跋

申則為駱乾沙宗伯造葬之浙閱年踰四于役凡三
瓜期及矣偶晤鄧素華山人於米仲詔光祿座上山
人工繪事因貌予而寫四牡倭遲圖川原繡錯車服
焜煌載筆囊書威儀棣棣自宗伯 鄭尊師而下咸
有題咏人皆傳為佳話而余固有不豫色然者山人
訝之余曰蓬雷子一旦瘞四牡稱命使遊遨幾三萬
里有負弩而無折腰戒途授食取給有司溢措大之
分矣乃三使東南皆以便道酬省覲家于官猶之官
于家恤勞臣因及其親恩至渥焉今而後舍周道而
陟天衢恐虞廷有侍臣鯉庭無獨子矣此披圖所以
異捧檄也既而曰予過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之
取津要如左券者非無因也用拙如余即奉奔奏猶
不足敢望依光日月高議雲臺之上耶然則山人貌
余恐不及余自貌矣

題三山拄笏圖

規南驚北者人情乎然亦有舍北而南者非矯也人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題跋

有至性不可強而同也崇禎壬申考選余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尋晉郎中嚴六察而飭三銓飲水居鶴廳者一載南署無北曹之焰而清要同余仰憑高皇帝弓劍之靈俯覽六朝山水之勝風霾去目車鞞去耳偃僂磬折態去身口絕戈矛胸無鱗甲出酬寮案溫如也入而炊馱膾玉承二人歡融融如也休澣之餘揖羣峰几案間偃仰消搖居然人外較之升崖頓壑懷靡監憂不遑之皇華使者別一境界初

夏魏考叔訪余文園作三山拄笏圖曾波臣復為余及余兒寫照兒以應制來署也意在筆先神彩奕奕誠渡江來快事猶憶余之赴南都也知己贈言如何龍友宗伯之天下有心勞我夢世間無競足相思蔣若柳宮允之身在水壺成水鏡地當花雨足雲煙倪鴻寶宮諭之盡日持夾袋逢山采煙嵐樂飢青溪水畢卓無此酣皆可為此圖郭象附載於此以見冰雪其性者必無赫赫容兼為規南驚北者作春夢婆也

題曹南春色圖

甲戌首夏余忽有分巡充西兼整飭曹濮之命蓋同
舍大力者兢兢主計之席予恥爭蠻觸數引劉忠宣
故事告太宰遂有此遷時南中卿貳皆詫之謂君昔
不北今又不終於南而以僉憲出如公論何即太宰
亦謬謂君子不擇地奈何厝之於危地余頷之恐以
是貽生我憂遂儗裝奉二親渡江歸擬展限稱仲秋
七十觴 家大夫嚴趣之簡書可畏先稱觴而就道

庸何傷余旋以就養請而嘖嘖曹濮者盈耳更詔之
適往曰聞曹南牡丹勝洛陽來春以看花至未晚耳
予挈室人灑淚行以季夏廿二日視事負屨伏莽赭
衣滿山徐而詢牡丹果竒絕也秋盡冬徂余方治修
艦代安車而流寇繇歸德奔河櫓烽日夕傳畿省震
動余介馬之河上不敢言迎養矣乃從倥傯間遴花
色新巧者若干種附糧艘載歸家大夫喜曰載花與
載石等清也疊石構亭顏之曰曹南春色此甲戌二

月事也自是余奉命守迤邐三百里之北岸數百萬
生靈以余為存亡而五營遺孽將伺釁揭竿起病眸
不合睫凡五十晝夜曹縣距州百里許余室人扁鐻
署中熏心破膽病且岌岌不遑內顧朱明寇氛稍却
禹直指按部曹州余始得返一夕旆室人強起出床
頭酒酹花王為余洗塵不圖我躬之尚存而皆不敢
聞於二親也越宿得家大夫手書謂牡丹種種出群
而綠綺黃裳尤舒元輿所未見豈化工著意呈新巧

耶二老人觴咏婆娑如在萬花谷何必身到曹南余
兒以孫代養樂其樂而想像余二人之偕樂也復繪
寄此圖余且笑且嘆曰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
者花前迎養退食宴娛非僅見之事也乃期已及而
寇尼之卽二親方笑領羣芳不知余之提鼓揮枹也
余兒侍祖怡親情深兩地不知余恤恤行間厥母之
怛怛伏衾枕對名花而黯狀削色也可必而不可必
固若是哉噫安危不可必于天而出處可必於已况

二親皆算季哉拂衣陳情不待再計決矣

題星巖咏月圖

襄事甫終廷推已降仕如是其急耶時中外多壘夾袋無人而百足者復工趨避主爵窮於啓事遂及在籍諸臣已知夏五余起補嶺西不復循服闋赴部之例矣嶺西分臬轄高肇兩郡而駐節肇慶古端州也端州之北曰定山緒淵廻溪竒峰雲矗下為石室上曰崧臺其枕流帶岨列峙如斗折者星巖也余承乏

嶺海上游吹浪嘯箐時聞枹鼓日從督府授方略而討軍實安得如承平諸賢登高作賦為平章風月之事也者然性耽山水吟興頗賒戎旃偶暇輒與詩流高衲躡雲根操花管而月明之夕居多即黃口兒時附載筍輿中此星巖咏月之所以圖也或曰何處無月何咏月必星巖言其高耳獨不聞所云白雲孤飛親舍其下乎今巖懸水鏡而親舍泉臺咏月怡然瞻雲而廢然返矣七巖謂何一曰石室大巖也其次為

屏風為閨風其在石室西者為天柱更西為蟾蜍為
仙掌又西北為阿坡延袤幾十里瀝湖環其下云

題衡嶽寒雲圖

嘗聞名山洞府天不付冠蓋之通人而每以私高派
逸士故寒帷露冕不若三尺筇雙不借之輕適也卒
徒曹伍腰鐮負鍤而前導不若舉煙緹書之奇快也
且情具不可得兼即題咏都成沿習游亦不韻况但
識金馬門耶余自嶺西移湖南衡嶽實在封內庚辰

冬偕汪直指禮嶽登峰於皚皚霜雪中告成事辛巳
仲陽七日燕子窩諸賊蠡起闖醴陵擾湘潭余帥師
犄角於衡山境上風日晴美余乃攜七歲孫禾書從
山麓抵嶽廟尋繇廟側右轉而上寒雲拾級于縹緲
間已而陟祝融矚方廣俯視諸峯兒孫羅列瀟湘蒸
水環帶若縷煙星辰倒懸海日突湧幾不知足下有
世界矣夫三楚罹寇禍十稔天地流血城邑丘墟湖
南雖幸怡堂勢同膚剝此亦封疆大吏呱呱弗字時

也何暇效高涼逸士賡朗遊飛上祝融之句而余之
此遊寓泮真於折衝將乞靈銓德釣物之宰綏此元
元且令眼若螻螟之子一旦袖拂雲霞忽覩七十二
峯十洞十三巖三十五泉之勝拓以山水熏以圖書
卽不能到極高明地位或不為紈袴之俗子孫耳非
以開雲塞雲並傳也

題漢浦歸帆圖

年不必算有病便辭韋尚書示子弟之言也而張翰

謂顧雍則曰天下紛紛未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甚
難雍為愴然余守襄陽一年所無日不呻而求醫再
調邵陵歸志遂決老友唐宜之乃為寫漢浦歸帆圖
余謂宜之曰濟河焚舟孟明之勝筭也易名遊五湖
少伯之沉幾也擊節誓清中原祖逖之壯懷也乘青
雀舫擊蜀所至必勝陶猷之先聲也腰笏引船代民
挽揜何易于之捷智也漁童捧釣收綸張志和之逸
而榮也災月著宮袍謫仙之韻而豪也滄江晝夜虹

貫日米顛之書畫影也公圖此義何居耶夫襄陽一
漏舟而賊勢如雷訇電策洶洶莫知所底文武大吏
卽不能焚舟濟河如青雀之戰勝獨不曰有備無患
乎初塞鰲乾榜人之告劉子有以也故余自受事以
來不難摩放頂踵為安攘計寧第腰笏伏勞已者而
泄泄者笑之夫夫倔強而與劫連爭無異乎以寸鈞
釣千丈乘舴艋而狎倒流之三峽也余聞而仰天嘆
曰語有之同舟共濟今人心不同如其面封疆事尚
可為哉矧年未暮而二豎嬰之不求退何可得而今
得之矣儻從此布颿無恙生入里門縱不能著宮錦
挾漁童笑傲五湖而逸園方池之上酒白未毀藥竈
堪移瓦枕蘧蘧楚勝聞鐙漢水或綠波新漲清風徐
來借二三方外友浮米家一葉于空明夜月中漏舟
險客化為煙波逸叟傳神阿堵拜故人之賜渥矣噫
今天下豈少負四海之名澄清中原如祖生者萬一
泄泄猶然余雖不卽嘆胥溺恐未得高卧畫圖間也

題風木與思圖

梯榮者思圭組弋名者思鼎鐘高志者思松菊而起
宗何獨思風木也吁難言之矣起宗獨子也吾親鞠
育至今亦嘗忝竊科名馳驅中外而生不能終養沒
不得永訣封樹如新泉壤不旦雖展墓曾無虛月而
返鶴未卜何年當其壯也誤認父母之樂可常繇今
思之祇恨功名誤人耳廢蓼莪而悲風木其無聊之
極思乎顧可得而見者風木也不可得而見者吾親
也吾心也寫可見者於目前十得八九寫不可見於
空際百鮮二三乃一落吾友緯之之筆不獨黯澹之
景令人聽之有轂模之欲動即隔世音容若隱現于
淒淒變變間舉所謂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
徘徊徙倚不可告語之苦心一一揭之而出郭熙論
畫云意之所有者不必象象之所有者不必意此圖
融合意象翻若思有盡而筆無窮真化三在手矣噫
乎余卽不以松菊易風木而不孝之罪可贖乎後之

觀此圖者當知樂不可常年不可恃顯揚有待菽水自歡誦南陔白華而以余為殷鑒慎毋引昌黎離憂樂志之論與梯榮弋名者口實以自誤而誤其親也

題觀橋圖

圖以觀橋名乃萬曆己亥閩人陳桂峯寫於舊第之世德堂者其晉巾綠氅而正立者吾考玄同府君年三十有五也紫衫戴童子巾而仰視者余不孝起宗甫十歲也時王父叅軍公自廣江歸花甲方周

曾王父母偕老躋九表而吾王母吾母稱齊眉於一堂吾世父世母則皆共宅而居也此藐焉童子生累洽之朝居三世具慶之下初入小學儼若成人見者謬擬青雲生足下詎謂其言而中乎自己亥迄今向之朗目踈眉忽變為頭童齒豁問其年僅少當日王父之三歲虛生幸免竟體懷慚荏苒數十春頓成今古欲傷衣裾承色笑橋俯而梓仰不可得矣嗟乎余不知此童子之為余也出而示余子若孫瞪目而

視茫然不辨為余也即以余視先府君自而立而古
稀丰神色澤迥不相眸又安見奕世後能辨其為何
人耶因以裝潢付能手而書此識之

題杏林春宴圖

先少叅得菴公故有杏林遊宴圖 先大夫珍藏久
矣相傳寫於弘治癸丑登第之日出長安名手至今
五雲春色蒸蒸飛動毫素間邈癸丑而及崇禎之戊
辰相去百三十五年余亦叨登甲第是冬乘使車歸

先大夫延陳君千里為余寫照於得全堂因出此圖
為粉本蓋深幸其繩厥武且以示後之子孫俾遙觀
而興起云耳今藏于家者又二紀矣此二紀中山河
非故兵燹頻仍而圖則居然無恙展玩爽然爰攬筆
識其緣起矣杏林遊宴登第者所同也乃先少叅繇
駕部陟薇省以建寧分守終於家余繇使署晉銓曹
游歷外臺亦以分守湖南蒙恩予告而階止于少叅
何服官亦若是巧合耶雖然公品如玉輅徐駕康莊

余才類鉛刀投艱錯節公解紱強仕承歡北堂旦莫
自上食能移忠以為孝余車懸踰艾之秋雖松菊猶
存椿萱交背遂永罹生人之缺陷然則服官同而利
鈍異卽結局同而以聚順視抱憾情境則又異矣後
之觀此圖者諗其為志感而無以為鳴豫焉可也

題逸園偕隱圖

以七尺為幻軀而不欲留歟迹者達人之軌也以一
日為百年而炎彩欲其常新者人子之心也憶余遣

家累而赴襄陽也與兒襄訣曰余生還無望矣異日
安仁西宅爾僅可事若母也閱歲出豺虎之鄉又未
幾漢水沼而余尚存七尺真天幸也而幸可以屢徼
哉繇吾廬循水而北先大夫之逸園在焉余於是勒
斷家事與吾室人舉案其中以偕隱寓耦耕之義亦
謂徐而待其盡羗勝於裹馬革耳余兒襄則謂余二
人同降庚寅同週甲子雖投水火邁百六危其身而
身俱存是天之所以私其子也且三百六旬霎那耳

而雜處一歲中尚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今
劉蛻之粟不必求而安仁之宅固已備云胡不樂乃
時亦進蘭醕潔蕙羞率其弟若子效舞斑弄鵲故事
或花或月凡可博宴娛者不患無其時無其具而余
固有愀然者非矯也向之危其身而弗恤者夫有所
用之耳今日所倖存者偷息之身非後樂之身也况
身有盡病且促之即欲樂而何可得乎今年人日馬
元方諸昆季偶集于斯適婁東王次霞至寫生妙手

也余兒乃為繪逸園偕隱圖予取而披之其綸巾披
氅倚斐几而按膝者余也被翠綺垂藻翹容莊以和
者余室人也面白髯踈晉巾褒服而捧觴者為兒襄
余為作四十詩青春釋紱慰棲遲者是也印首回盼
冠片玉曳紫綃循赤欄而及階者孫禾書年十有六
總髻綠衫徐行而後若鴻鴈之有序者孫丹書年十
有二拂髦衣輕紅參毳望階而趨者七歲兒褒朱衣
襲文褌侍兒玉如抱立恭人右甫半碁而牽衣欲就

者小字六一其執壺立左楹者奴產子小青與玉如
為兄妹捧篋書而尾褒者小童長生保也而中表黃
緯之復效李伯時西園故事為之着色布景凡園中
之松泉竹石軒室樓臺一一生動尺幅間人肖形而
物盡態合則雙美矣白香山曰歌舞屏風畫障上幾
時曾畫白頭人余顧闈入耶已而謂襄曰圖中之有
色有形者固不若能嘖能笑者之真也則圖似可以
不設倏欵七尺化異物孝子慈孫不能取而代矣異
日見此有色有形者宛然若嘖若笑焉俾人子之心
長留于三寸管子中是圖又烏可已哉雖然過此以
往則余未之或知也

題澹圃秋容圖

不羞老圃秋容澹且看寒花晚節香此韓魏公北門
九日詩中句也陳仲醇堂曰晚香取此今年冬夏余
與內子偕登六袞業作代觴詩九章示兒兒襄更為
寫雙炤於紫英黃菊間以存晚景余顏之曰澹圃秋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贖

題跋

容仲醇取其節而余僅取其容則以余與仲醇生同時晚不同境義固各有在也然容亦何常之有舒之不能不慘者天之容也華之不能不悴者人之容也繁豔之不能不萎落者花之容也天與時消息而人與花因之從來至人達士能齊彭殤於一致而未有出榮悴開落之外者卽以余兩人論自漢水抽簪而後火辰匿輝金虎耀質天亦頓失故容而憂危播遷固所共遘乃余面黔齒竇精已銷亡跼蹐人間求為

隱逸花不可得而內子則髮加長顏益駐政如坤裳正色偏悅茂於搖落時然則余固不敢望魏公而逢此百罹終非霜下完人內子雖未飲甘谷水攬鏡窺花猶存本來面目人心之變換視其容節云乎哉余兒即愛忘其醜黃花不免笑人他日遇仲醇於瑤水鴻天將掩面而過之矣

跋家大人兵餘集

家大人之稱詩非自平都始生平周歷皆莽蕩巨麗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贍

題跋

之都所至必詩而雅不欲存余小子無從窺之亦復
重違之也今宰平都而獨存斯集豈蜀中山水偏與
詩人有瓜葛緣耶夫兵與詩二者不可得兼然軍中
不廢雅歌賦詩亦可却敵則兵亦何妨於詩也者余
小子請以今之兵說詩夫兵有主有客有調有募治
兵者因有練與汰之兩法而詩一一能函之竒正從
心卷舒在手名曰主奔走風雅驅駕三唐名曰客至
若移海嶽于毫端起風霆於腕底則調之說也抽菁

萃於秘府集擴銳於文壇則募之說也而自是範以
神工而金化為鏐精融為液則亦有練法董以志帥
而募氣必收木穀必黜則亦有汰法莊誦諸詩多多
益善而運乎一心不擊刀斗而步伍嚴整雖隻字片
語必經陶冶而曾未損氣而虧趣其真得兵之神而
用之詩者耶乃兵亦何事而得餘也者左執干戈右
握鉛槧固兼總英雄者饒為之然亦欺人語耳彼一
時也前有勅敵後有亂民國法在上清議在下苟非

具達觀誰不撓亂於生死家大夫既平等一切以存
謀國之身而猶偕諸博士弟子追壬戌之遊續雪堂
之句示鎮定于笑傲中心不奪利害故神餘形不亂
桴鼓故興餘第以休暇言餘淺矣夫人之才惡夫盡
而力取其餘盡之象促而餘則壽之徵也家大人幸
息勞肩詩與年亦將與日俱新茲集特其篤矢也已

跋馭交紀

制府磁州湛~~盡~~張公秉節鉞控馭兩粵惠則淮上之

娑羅明則儻谿之炤骨文揆武奮象馴狼奔二載以
來凡所謂橋憑凶燄嘯同孤火山陬窈窕之區蒙藂
篠箐之峒無一不滌蕩廓清譬醫之投鍼異穴而全
體皆甦矣交南以一隅介二藩間馭交一事遂關南
紀之大利害從來有舉必載惟足廼徵合轍何妨閉
門而望洋不如瞻斗此我公欲備考馭交始末以尊
今述古存三百年之典故也起宗備兵嶺西日在公
下風愧不足執鞭弭而命之編纂以傳既告成事而

敏衽起曰是紀也有三善焉自虞周逮勝國母論已
昭代賤貨貴德統一八荒雖黑子彈丸終不忍擯之
化外其間缺斷環連但因順逆雨濡霆擊不測恩威
此其意匠固自淵以微也莊誦之而聳然聆璇霄之
玉音領蘿圖之睿略焉是謂善於達天心卽皇矣列
祖神武維揚何難以獨斷成功而相與采菲采葑惟
期安我元元是以洞胸破腦固戒養癰縱釋組解弢
不疑留毒此其謀府政以異而同也合觀之而居然

覘耀德之壯猶繹經邦之長慮焉是謂善於揚廟筭
國家文命覃敷彪炳雲漢至於治長安久隄決瑕開
歛爾飛書告急既鮮成竹於胸卽令按牘披塵半飽
老蠹之腹一經編緝而厥綱秩秩厥目總總今而後
知一時有互行之縱舍卽一人有遞運之張弛引伸
之且得不模模不範範之妙用焉是謂善於飭邊防
猗與休哉三善具而萬全在目中矣乃更稽首誦蒸
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公之內消外弭

奠兩粵於泰山固不啻東方仲山甫也而詩又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然則進我公而正席中樞舞干格羽繇百粵推之四海有異術乎哉起宗卽勉效載筆仰荅隆委烏能窺將相之大用也

跋祖德詩

起宗邇者按部高涼日升墜崇巖壑間雖騶從驂驛未嘗乏忤忤乎無時不歌行路難也因思吾王父昔為廉郡幕一命孤蹤八千鳥道車馬安得不卒瘞

更聞入署之日敗壁頽垣蓬蒿滿目曾風雨之莫蔽而飲冰鞅掌未敢尸素其官其拮据於清水江田不憚與河伯爭以卒成膏壤尤勤勵中第一永賴事比及三年而遷秩歸歸而貽厥吾伯吾考游及余小子以有今日也今日者吾王父安在耶吾伯吾考安在耶伯在旬纜滿八而莫為之後考在尚未望八而久棄藐孤嗟乎世豈無大耋期頤而子孫得終其孝養者予獨何辜而不得徼天幸乎端州距珠官千餘里

無繇出疆叱馭一尋清江故蹟乃合浦林道生明府
因民口之有碑也採輿誦而祠之象之碣表於門祭
崇于社竝任延而曜代儷李翕以揚休蓋不獨吾王
父魂魄猶應樂此且因以康吾兩大人其藉合浦靈
貺者奕世無斁矣起宗日戰戰罔敢寧於繹思而以
穀聞者恒寡以不穀聞者恒多攸行無忝未審何繇
偶讀謝康樂述祖德詩作十二章以效之

跋先大夫逸園遺墨

先大夫自少工臨池迄投簪而技益進行年七十猶
能刺燭成詩挑鐙連腕見者擬之地行仙卽易篲前
數日伸紙揮毫自若也顧生平性超宕每笑蘇長公
待五百年後人作跋為多事詩竟輒書書竟輒渙佚
不復存茲哀勒貞珉近百首一種遠致達觀猶可想
見於結撰外若余小子永隔音容愴披手澤莫解終
天之痛聊附古人刻木之義云耳

跋世父別駕公石像

起宗每侍先大夫而追懷吾世父別駕公淚輒浸淫
隋也其豐於德而嗇於後殆往因乎何以知其為往
因則以求其現在不可得耳雖然兄弟之子猶子也
吾世父之愛起宗且甚於其子矣卽不必有其有而
但存如生之一念或猶愈不識面之螟蛉對几筵而
茫然者乎世父謝人間十六春秋而屈指舊京寫炤
之年亦六更歲籥今春為先大夫勒遺墨因竝勒世
父遺範及蔣若椰王覺斯兩太史傳贊於石雖生面
無再覲之時而以瞻對視想像則有間矣况托兩太
史之琬琰足以不朽吾世父乎

跋重刻護國仁王經

是經爲護國王欲問護國土因緣而說也夫國王所
問者護國土因緣而如來先為諸菩薩說護佛果說
護十地行因緣何以故蓋護有內外智有權實實智
護圓教四十二心之因果權智護同居有餘實報等
國令七難不起實智自照權智照他未有不能自照

而能照他者亦未有不能護心而能護土者况十地菩薩皆以化導為行如來護佛果護十行非即所以護國土也耶又况國土將亂時先鬼神亂鬼神亂則萬民亂百姓喪亡天地怪異日月星宿失時失度刀兵劫所自來矣而國土中百部鬼神無不樂聞般若聞般若則無不來護國土第患法不莊嚴不足以動鬼神派不廣大不足以開示衆生耳如來一以此付囑國王良以國王之力能大作佛事能弘延法大

能廣說流通而派通之法先勤講論蓋世界之亂皆因衆生陰蓋妄認爲有若處處講般若人人聞般若便知向所認四大爲身者紛紛不淨所認五情五受男女意命等根者皆無量罪過以此開示衆生令三界業習悉變淨土又何三灾七難不歸消隕也哉

跋姑母李太君遺像

姑母與吾考同胞少三歲適姑丈太學溟蟠李公公豪於飲而無子家日落且齋恨入冥矣起宗每誦杜

少陵無室無兒之句輒為泫然因構一宅迎吾姑歸而養焉享年七十一而終是為崇禎庚辰九月之廿二日時方竽濫嶺西也一切周身之具起宗昔在讀禮中已豫為計襄兒復為治喪合塋或靡憾於地下矣今歲時薦馨春冬酌墓禮緣義起亡與存同所抱痛者彌留不獲一永訣與吾考等耳真容寫於七麥時懸諸一堂生氣飛動憶壬午秋起宗解襄陽節曾有一哭墓五言律二章竝錄於其上以示後人

牛戒彙評跋

版鐫嶺西官舍

不禁則害牛禁而不嚴與弗禁等然禁之或過嚴所司奉行或不善則害人矣蓋民間有挾忿者詐財者無不借之以興詞家犢可指為贓牛父買可指為寄匿病斃可指為活殺死埋可指為滅口未食則以皮角為據已烹則謂膏肉尚存牛之命不可還也而人之累何時已乎間亦有准其自首者片紙到官必須存案亦有准人公舉者恐有情弊不免行查胥隸承

牌鄰甲取保平日得錢判殺之捕巡化而為呈堂索
騙之捕巡又化而為納賄免究之捕巡計死者一牛
費者值數牛本欲勸民以愛物究且因物而害人又
何如不禁之為愈乎卽以粵論粵牛自海南來眎他
處倍多價亦倍廉小犢價不過數錢沙牛不過二金
水牛不過三金止矣盜牛者罪必配共盜則分首從
要之皆配也粵為萑苻淵藪故盜牛之風尤熾然亦
有貧而為之者一配必以一二年為限以赤貧骨立

之民驅諸山長水遠之驛未幾與牛俱斃矣人命至
重寧有一命而僅值一二金者乎人反不牛若乎憶
余為諸生時聞之先世父曰一宰官以二牛付放生
會牛草踊貴募化佐之苦不足復為屋覆之冬月啓
土蟄蟲被傷生此物而殺彼物均之非通義也余以
為不若以自生自死聽之物不必有心以不宰不盜
嚴其禁切戒誣擾有犯則必罪更別其為貧為盜量
減限擬之年原其情重情輕酌發遠近之驛庶幾哉

心常行于法外法亦未始不行於心之內乎又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于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後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榮桑麻苑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為齋耶噫愚民無論已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所在尊功德而貪殺未免竝行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考妣遺像題辭

崇禎十四年五月初六日接邸報男起宗奉命調補湖廣下荆南分巡道備兵監軍駐扎襄陽時襄陽已破於二月四日矣重地需才濫及綿謫人皆為之次且起宗不敢以庸病謝也即日遣家累東歸兼程就道惟是山丘愈遠風木纏悲謹以李癡和山人所臨考妣遺容奉安行輿展祀宦邸昔魏王偉聞阿香虺虺聲輒泣而奔告於墓今乃奉吾親入焱拉雷駭

之邦冀薦馨于無藻可采無羹可致之地曾是可以
為孝惟愛而佑之俾服勞扞牧圉厥有底績無辱簡
書固起宗祇後之朱誠亦吾親教忠之夙志也消吉
啟行先申虔告

重臨雙範圍題辭

伯考中垣府君 伯妣朱太安人德與壽兼獨艱于
嗣人皆歸之往因不可問矣乃其子畜起宗而欲並
子之如石尚卿故事不獨起宗沒齒刻心卽邑人無

不聞且見也然起宗固獨子也萬曆甲寅伯考赴海
澄任道經會昌泣請 王母以起宗第二子名銓者
為之後慈命篤切遂挈之陸行千里銓聰慧解人意
迥異凡兒兩尊人視若掌珠乙巳扶 王母櫬歸忽
殤矣伯考繇是痛心灰心雖臨草不商嗣事吾 考
固聞之則云有姪在吾何憾而已時吾叔止生弟起
安不得已為擇立從叔之子後或廢或夭吾考卒以
是壹鬱成不起而伯妣之痛心灰心則更倍於失銓

時且信伯考之無遺命有早識也伯妣後伯考二十載始謝世維時起宗仍襄一子因代立吾叔戊辰所生之第二子起寧雖與伯考妣初心無能仰副然窮於無可立固不得不出于此今起宗於甲申庚寅連舉兩兒豈吾伯考陰相之欲畢九地之夙願耶夫吾伯吾考同出于王母沙太孺人起宗則為冢孫且長房也準情揆理應以其幼者世世供奉伯考妣祭祀照潤野族伯長次兩房並繼之例庶幾釋吾伯考

妣欲並子起宗而不得與繼銓未終之歉衷并於吾王父篤念嫡子及吾王母官舍面命掩淚送銓之至情一舉而兼慰矣昔起宗以宦遊不克視吾考舍殮罪通於天而於鄉薦後得殯吾伯妣於糜涕雲擾之後得合吾伯於予告後得殯吾伯妣於糜涕雲擾之後得合葬吾伯妣顧有無人子之所難兼者更念已知赴粵之年伯妣正開八表起宗先期上介壽觴伯妣執其手且笑且泣曰吾旦夕人也爾歸無期歲不我與然

則今日者其生離死別之一日乎起宗哽結不能聲
因留子婦於家善事之比繇粵調楚沉命殘疆臧獲
從家鄉來輒云伯妣每旦呼天而泣似不能姑待須
臾起宗亦自分不及黃泉毋相見矣壬午秋引疾歸
田伯妣迎於門狂喜不可名似繇是精夕膳潔晨餐
娛調休養者彌年始嗟長驚則又起宗不能得之吾
母者今克襄大事又七年起宗年亦六十有三追尋
響像儼若親承顧以伯妣享壽高生前不便與伯考

遺容為一軸今筮吉重臨題此且令邑人共知

此意云

跋倪鴻寶宮允贈詩

公送余赴南銓詩為癸酉人日劉須彌柱史讀之曰
人言公論久而彰吾謂鬱而愈彰鴻寶不磯不憤意
在言外蓋鬱之者彰之詩史哉是詩書素縑尋失去
遘閔中戊寅乞公作先嚴墓表請重書今壽巖石噫
玉枰子落蕉鹿夢回何南何北直嗚噓付之乃余孤
落本懷藉藻翰揭千古文通賦知己所從來矣

跋陳節母傳

母以節稱非為母者所欲居也蓋其人於天為冰雪其氣孤於物為金石其質冷其從蕭颯慘淡中存此幽貞則皆以全福讓人者也然人固有豐於福絀於節者母以節稱又豈靡靡晚葉中所槩見哉余讀中表黃弃公所為陳節母傳微而顯美而不溢異乎題鳩為鳳以魚目飾夜光者矣嗟乎自中原板蕩以來生路日促而人謀生之計愈工甚之鬼妾鬼馬色悲

充娛所謂士窮見節義幾為虛語如成忠烈之母馬汪兩忠節之儷非李映碧黃門抗疏表章將成缺典弃公能以如椽代彤管霏冰雪鏗金石舉母所愴焉不欲居者必為之傳功獨在陳氏耶語曰聲日律月母著節於陳而孕秀於吾宗弃公更以宅相代惇史闡幽敦本之風足令儂薄者興起矣

跋倪文正公真蹟

海上疊經兵火德甫之裝盡化為雲煙飛去獨文正

公手書十一通陸離敝篋雖兒輩能寶藏實有默相
之者今春雲間顧公彥重來過訪出舊巖石授之摹
勒公八法別具神韻而丰骨巉削結構適逸至今貫
虹裂石之氣勃勃飛動側理間直與平原竝照千古
余昔浮沈中外多與世迂獨公痴嗜最篤期許溢格
故於曹濮襄樊每思橫波直上仰副知己今已矣公
精靈烜赫天上余衰殘病廢頑鈍餘生撫茲墨寶面
甲汗淫淫至踵矣

拙存堂逸稿卷二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傳二篇

益陽彭孝子傳

彭孝子者名有源號信宇楚之益陽縣人其先則豫
章人也父學一挾貲遊江湖以樸中落受屢益陽製
儒冠為業生四子孝子其季也孝子木質習市事而
其性固馴謹語語尊神明遠儼薄其天性近仁禮者

耶幼奉道誦三官大洞諸經奉佛誦觀音般若諸經
為其父母祈祝皆甚虔蓋世間質樸人皈依二氏則
其神魂夢想無之非二氏者理固然也居恒卽甚寔
能具色養年十九厥父以火症失血孝子齋戒禱於
諸聖人遂見其所為齋者若穀許然乃割左臂膳父
父輒愈事聞於縣縣旌之于是孝子謂行孝有驗其
與神明感通之意時時在胸臆間越十年父以壽終
奉其母吳氏視父存有加每裁口約身以奉之復誠

其妻鍼紉操作資朝夕丙子秋母病骨痛竟月不起
而疽又穿手掌間咸謂無生理矣孝子多方設醫藥
不効悲號徹夜忽感夢大士手持一九拊耳語曰爾
母筭將盡若以人肝調此進之即療矣驚而起走母
所則母正思羊肝孝子曰是神啓耶吾何惜乎吾身
乃隨口為疏垂涕跽禱于神至三日夜忽見瓔珞旛
幢而至者為大士旒冕袍笏而至者為玉皇三官諸
聖儀衛擁呼至者為郡邑社稷神咸降其室呼孝子

近前曰已允爾所奏勿患也孝子驚醒汗如雨顧視諸神靈尚在戶間乃澡身頂禮作一觀想以一心念諸聖神一心念病母以抹苦難名號祝刀銛其鋒舉手捫心下略得心肺肝之所在持刀自刺手不能重但記一剖而血迸二剖而膜開三剖四剖而內若然有聲又量其卻尚不能出肝加力刺之六剖而心出遂乃緣心迸肺緣肺迸肝先是孝子之為此也雖其妻湯氏素知孝養未嘗使之知故雖極痛不敢聲至

取肝入手乃大號欲絕而妻始至昏憤中喃喃令速臃肝以進肝至母不知也欣然下嚥再索以汁進又復以意將餘滓為母傅手瘡瘡口即小斂自是而孝子在九死間事聞闔邑人人憐而授之醫授之食邑人之抹孝子又若父母然而其母之甘脆乃大具矣母漸愈而孝子猶未痊肺稜稜出肉外衆為禱於神神見夢曰是孝子肺收之無難末世鮮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令遠近遍觀之耳噫神亦無如此末世何而

必借孝子之肝為晨鍾也乎於時尉詣其門令旌其
閭其鄉先正如湘中羅萸江宗伯郭天門銓部以及
夢澤間聞風服義者無不形之聲詩辛巳十月江陵
王季豹解元過漢上逖以告余余切惟孝庸德也孝
而竒人子所不得已也顧安所得不得已之至性而
竒之而傳之予觀孝子當其為父刲股也神明為之
指授父有喜而身無恙志氣隱隱達于神矣達於神
神乃教之割其肝即孝子乃信其肝之真可割不然
芒刺及膚如着鋒刃乃一旦舉言之股栗魄奪者忍
然自加之耶向讀史至安金藏事信豪傑慕義何處
不勉夫金藏自剖之而死孝子自剖之而生即上世
若逢若比亦人剖之而死今孝子自剖之而生有竒
於此者耶竒忠傳孝而竒安得不傳竒孝而成於天
天已先傳之矣故余詳叩之而為之傳

宗外祖母高太宜人傳

起宗嘗讀春秋傳於所見所聞所傳聞異詞焉則知

聖人重在所見矣信在所見矣若起宗之宗外王母太宜人全德貞操固其所親見者也卽一二懿聞蓋亦必取證於所見焉於戲古希覩也居恒追繹前徽輒思執筆一銘地下石以發越幽光永為壺範而貞珉有待起宗亦駸駸白首思之每用嗚咽於是且爲之傳宜人姓高氏先世媯州人宋歸德節度使懷德公之後至昭代始家維揚其高祖平山公起家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尚書生光祿卿光祿卿生誥贈

金吾大將軍燭是為宜人之父宜人母為鄔太夫人金吾公既挺節死綏忠烈聞天下鄔夫人年未三十而孀無血胤可望成立僅宜人三歲孤嬰耳煢煢母女竟能永矢栢舟至大耋如一日訓宜人惟謹宜人端淑性成無毓於忠貞嫺於禮教自少至長足未踰閨女紅外惟讀孝經烈女傳未嘗閒言笑焉起宗外王父舉嘉靖戊午鄉試刺邳州雲衢宗公年踰五而失前外王母范太宜人擇配於揚宜人年二十三矣

揚俗相女後議婚宜人不可曰古者問名納采尚須媒妁寧未字遽露頭面雖愆期母自銜也邛州公躓其言遂娶焉既殯椎布操作克勤克儉逮事姑梅孺人色養備至時邛州公方處孝廉惟事誦讀生計澹如與宜人志相得也及謁選得邛州將以家行宜人則潛然曰吾生不逮父今萬里蜀道忍違其母生我之謂何邛州公為心動迎鄔太母就官下而宜人朝夕溫清如供子職邛州公居官有廉聲宜人實內助

之嘗為子衿雪一寃其人感甚餽遺屢却乃密以金作葉秘書中邛州公不知而受其書置架上經月矣偶檢書得金以示宜人宜人曰感恩圖報雖非算夜之比然獨不慮玷使君清白耶邛州公曰吾意正欲反之若真不媿吾婦矣亟喚子衿庭訶焉而還以金邛州公告躓疾篤宜人視湯藥勤勞異等公捐館宜人欲以身殉奈諸孤皆未成立又襁褓嚶嚶忍死稱未亡人以隻身董理百務喪祭盡情理自是謝鉛脚

縞之死匪他人稱不可及當是時宜人年二十九耳強鄰悍族視藐孤如几上肉鼠牙雀角吞噬多端而宜人毅然曰是殆欺吾孱耳昔吾母孀時年正與吾等然猶且出沒黃沙間關萬死撫七尺棺提一幼孤女南走五千里以歸卒明父節成婦志莫敢侮者今吾顧不能耶於是挺身仗義理禦之皆折服去遺孤伯舅實賴宜人以免於患其才又如是起宗常見諸舅稱宜人慈育而嚴教膝下三人季出宜人伯仲出

前宜人然莫知屬離之異也或聞諸舅偶為博奕輒晨起命婢自隨入家塾收其嬉戲之具而後庭責之曰汝兄弟孤兒上念亡父苟顧外侮寧忍為此訓誡不已繼之以泣由是入雍入泮世業寢昌比宜人稱七十觴伯舅已官蒲圻子若孫皆有文行彬彬成列致祝宜人宜人懸邛州公遺像再拜而酹之曰君背家時家道式微今漸振矣吾勤苦數十年以妥君之靈君清介於前吾貞介於後可謂兩無負也轂情淒

切聞者淚下越三年歲在崇禎甲戌以疾卒蓋執節四十四年如一日云大抵宜人貞順孝慈寬嚴豐儉德備于內施之莫不中節故其事姑養母質之孝經內則無媿詞至家庭慈愛可謂至矣然而門內肅如諸婦迎養必先灑掃戒臧獲無跛立流視既老矣諸孫燕見雖童幼必整衣裾與子壻語必盡撒帷幔令婢侍立然後就坐每出必納輿庭內志母忘夫誠夫歿後終身無繡鬢之飾何儼恪也早夜持家可謂勤

矣然而禮數無虧六親稱惠又何周洽也故先大夫先恭人嘗稱為至德純備而起宗自童子以至登第習見宜人頎頎端莊望之生敬愛嘗記宜人每過吾家先大夫以長壻年略相等而執禮甚恭來必下階躬迎返必送之門拱立俟乘必親為垂簾僕婢莫代也其敬之如此起宗舉于鄉宜人象服來賀先大夫今起宗拜宜人醕之且勞之曰昔汝外王父以前戊午登賢書今汝亦戊午後先相望宅相有光矣必勉

之為第一流人物是吾望也由今思之如昨日事耳
至先大夫屢述宜人之初適宗氏廟見畢卽哭酹於
前宜人祈冥贊家祚至今人感動垂涕嗟乎此其人
何等哉顧猶痛念九京引為不幸不肯使聞於朝不
令人滋媿乎夫古今書史黥矣海內聰明竒男子不
為乏矣然語以宜人之事未有能十一者也嘻使其
讀書如宜人讀孝經列女傳又何讓焉

贊曰坤地成貞海天應瑞毓德忠門永型婦位邁俗
合經維風明義秉心在恒謹行及細碩人之風廉頑
警贖

重書外祖母高太宜人傳後

先恭人出前太宜人范而有胞姊適太學馬公馴卿
蚤逝遺孤女二宜人撫摩愛育對之輒泣數行下不
知其非已出也宜人出兩姨先後適張公孺雲石公
楚白當出閤時奩具較厚而宜人固有不慊於心者
謂視先恭人昔日裝固蕭然也先恭人曰吾昔為孝

庶女勢不得豐今妹為刺史女勢不得嗇因時稱家何傷焉宜人欲別有所貽先恭人婉謝之三舅氏析箸時僅成一第宜人必舉以屬伯舅謂於情於長允協也伯舅不欲自私必鬪之為叔舅所得宜人仍舉相屬曰卽偶得之必以讓長兄伯舅固辭始已之計值授田一如其數而親族以世情窺宜人者謂母才固所稱男而鬻也者董家政數十年橐中贏餘必蓄以私其子宜人竊聞之不辨也今宜人歿十有七年

矣伯仲之業無加而叔舅之產且落私其子者固若是耶起宗又聞之仲舅邛州公之以謝病歸也瀕行猶出橐裝千金代貧民之逋賦者脫之析楊為前守補乾沒之帑錙毋累來者更留金若干竣修學之役而宜人實贊成之且曰積金遺子孫固不若積德於冥冥中也然則宜人之不私其有所從來遠矣起宗作傳時情文相生似無剩義閣筆復追憶數事既不能綴又不忍忘因補遺附於傳後

公變從兄像贊

石其骨弦其腹其胸有成竹則萬象競乎筆端其才
高倚馬則千兔為之類禿其為一片有心人則大雄
氏之腦髓可捨其無心任運也則又超然於得喪譽
毀之外而不挂一絲能容萬斛是所稱十世之文孫
五朝之逸老磨厲一世之典刑予蓋生而知之豈待
夫揚眉而瞬目

拙存堂逸稿卷二

嵩少山人冒起宗著

記 凡三篇

武夷遊記

昔者之名山今日之郵亭也武夷當八閩北戶達官
騷客雜沓停輦山中黃冠者流曠丹竈而飾厨傳竹
輿花舫洗盞擊鮮不移時具備先達蕭公自謂凡心
未淨世套尚拘以不能盡却將迎為愧非虛語也余

冒嵩少拙存堂逸稿

文牘

記

以戊辰秋杪奉使泉山仲冬九日旋軫崇安驟雨連
宵滴滴闕到枕邊幾令旅魂無棲頓處余歎曰豈山
靈妬人向損其濟勝之具茲復斷問竒之緣耶達曙
行三十里將至裴村雨絲忽剪又未幾旭彩映射前
山矣故事先持一符而後命駕余懼其勞人謝弗發
襪被載筆偕友人蔡雲生渡小溪至問津亭羽流向
前叩姓字余笑曰既到山中只應以遊客呼之耳嗣
詢知於舟子相率獻謬恭具酒榼於萬年宮之方丈

飲至山月既升始就寢次早天不放日四山無雨從
宮右登舟兩僮携偏提從遡流至六曲登仙遊觀宿
焉幔亭虹橋以及十三仙諸往事膾炙人口不再贅
自一曲而六若戰國諸侯王壤錯而有分土大王一
峰儼然領袖稱獨尊然兩岸水石羅網青停黛蓄綠
冷丹炎具種種諸變相卽一峰而或近遠別狀正側
殊觀或出者非有沒者非無或故隱以藏竒或已逝
而送媚丹青妙手未能曲繪形模第就一曲論大王

峰其最矣而峰之下上奇形疊現大王特其統名也
二曲則玉女一峰為之冠玉女參肩凝立秀潔多姿
未至一曲已露雲鬟閱三四曲頻迴玉盼雖舉以標
二曲非二曲所能私也且與大王峰項背相向恰似
姑蘓臺上夫差帶醉擁西子耳三四曲峰不可勝紀
小藏大藏居最而靈巖一線天須陸行始得見則小
藏第為附庸之鄒邾大藏千仞嶙峋仙蛻攸聚悉以
黃心木為之函不審當日從何而上峰之半壁為金
雞洞峰下空洞無底名卧龍潭是一峰而集諸靈怪
矣至近日奇駭可傳如李公元陽及鄉民張富郎二
事別載末簡是又詩家新料也五曲莫高於大隱屏
狀如立筍斷痕復續者三嘉靖間道人劉癡頤劉古
松以巨木作三梯聯繹而上梯窮貫以鐵纜亘七丈
登者捫纜面壁側行百餘級過定心亭始至龍脊極
高為棲霞所昔云別有天地信然哉余久病新瘡兼
聞梯纜漸敝望之齒擊股戰回顧峰頭貢香道人猶

猿猴戲樹抄耳習與不習故可槩見也峰前為晦翁精舍屹立溪山詰曲中登堂入室猶堪想見風範精舍之側頂禿而骨露者名羅漢洞洞背卽李陶真人鐵篋亭故址真人好吹簫以宋熙豐間至此山出祠牒則猶唐開元時給也峰之下麓為雲窩萬曆間長樂陳幼溪少司馬擇勝卜居丹崖下凡十二載視宋遊定夫築水雲窻於五曲胡休仲結奪秀亭於羅漢巖元杜聘君本移家之九曲之平川者更稱竒絕今

雖石几苔封錦屏雲冷歷觀遲雲亭問樵臺蒼虬繡天哀玉鳴壑尚令人飄飄作鸞鵠騫騰想從此繇石門輿行至天遊觀升顛登一覽臺臺崇於觀眼闊於天不惟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巘面面環拱應接不暇遙睇大王玉女錯立煙雲空碧間卽繇此而七八九曲盡在目中萬里蘧廬此第一孤高世界矣十一日雨色溟濛羽流倦於從遊因謂過此則溪巘散處遊卽遍恐無大觀如六曲者余必欲終闡幽之興

復下六曲入舟仰望昨者置身凌空臺上一似脚底
倒挂星辰也七曲以往銀灣鈎屈清泉珠瀉亂石歷
落若踈星轉覺幽澹有遠致而北廊巖紫翠延袤天
壺峰飛流峭合與八曲之鐘鼓巘三教峰鼎峙天半
各成一家恐前數曲諸山不得存其傲色至若百花
莊霞鮮錦爛更從幽澹中吐出一種繁華迨逶迤八
九曲則又漸近自然矣峰之攢者開波之滌者靜如
人生豪華雄放之氣奔洩無餘遲暮自就收斂然齊

雲峰插入青漢時見天燈靈峰藏仙蛻窟穴藏一小
艇歲久不腐豈換骨巖昇真洞大藏峰靈根之結穴
處乎而七仙船之外茲又見其一矣六曲以上游者
恨不身生千手眼如滿室異寶懷袖為難疊案殊羞
下箸不易六曲而下景曠趣恬遊者至此轉覺忙處
得閒閑中得謚雖入山忘其為山矣及遠眺平林一
帶烟扉雲碓綠坳紅橋歷歷邨墟亭亭塵外溪民以
竹筏作輕舟鼓檝放歌疾踰奔馬響答林木幾於處

處有漁郎不止桃源洞口也回舟從流下目未一瞬
已及六曲城高巘之背背後有層梯孤撐絕壁可當
接笋之半一僧飛錫結菴於其巔踈鐘孤磬隱隱敲
雲其視緇名俗行者幾萬絲旬卽方之植茶代秫者
亦絕却一清淨生涯矣曲北為陷石堂一名小桃源
稽舊志古有石堂寺宋大聖二年二月朔夜大雨風
雷一夕盡陷陷處石巖偃倚成門僅容身入門內阻
小澗中皆平曠桑麻廬舍居然一邨落雖謂武夷亦
武陵也可雲生復以未見靈巖一線天風洞為缺陷
因從二曲捨舟而陸步代輿者凡六七里始竟其勝
巖不甚峭石如懸榜如覆廊天光逗巖隙廣長可數
百丈下有三洞一最深洞風從一線中出如入藏氷
之室肌骨沁裂病夫衛氣虛抽身惟恐不速未幾林
光報暝宿鳥漸喧大小觀音獅子虎嘯諸峰初來已
經入覽者一一骨繡膚錦丹紫攢映不殊馬上看錦
玉女亭亭冉冉回環延佇逗迎故人余方恨草草不

成別轉眼大王峰砒礮峻嶒岸然示不可再犯遂不
覺遊興告闌溪頭炬光如羣星點點透出叢篠問則
萬年宮羽流具筍輿遲晚憇矣燒燭命酌因付管城
子彙記之大都峰之尊如武者無驕氣恭如羣僚無
諂氣沉雄如大將無韜鈴氣橫猛如力士無介冑氣
蘊藉如文人無讀書氣淡遠如高僧無枯禪氣嫵媚
倩逸如美人無閨閣氣不衫不履如隱客無山林氣
磊磊落落踈眉朗目如門子王孫無褻袴氣可儀可
仰危冠正襟如端人楷士無頭巾氣蓋自真仙於此
換骨而頑石之骨亦換故其耿立高騫莫匪瓊姿瑤
魄卽零星頓挫亦是斷璧殘珪兼以閱歷數千年日
月耀濯風雨淘洗不覺丹火之色俱淨至於比類肖
形圖禽繪獸則天地恨不秘藏鬼神翻憎手拙區區
隨境贊揚徒饒舌耳十二日大雨如崇安足封屐滑
遂未及再窮宮左諸竒勝竝遊水簾洞水簾距山雖
十里實居山北丹霞障之左絡繹相通登武夷而遺

水簾蓋將以未盡結後緣乎雖然自三三六六之名著而山之格定自一曲隸以一曲之名目而諸曲起伏奔注珠貫緯屬之情渙兼以居山者鮮採芝鍊石之風翻以祗候送迎代疆吏而武夷君太元夫人不免笑曾孫為累我指當年幔彩度曲為標榜此白玉蟾憎其大沮玄詮翛然拂袖於天台鴈蕩也余謂凡山以石為骨武夷偏以水為骨却又是菩薩鑱子骨節節玲瓏無事穿插凡山景從山上觀武夷轉從水

觀凡山在水中登山則見水武夷山形張上喻下雖水貫山中登山又轉覺無水譬諸人身骨血麗附雖不可指為一亦何能析而二哉按溪水發源於三保山經星村市滌迴九折與石鼓渡合九曲因以得名然曲以九而奇而九不足以盡曲善游者身游山中心遊山外等九曲如一曲固不失鴻濛面目即謂一曲中各有九曲化九曲為千百萬曲山水有盡我見無窮更盡之曲還水峰還山詩紀還我如魚遊水魚

不礙水水不留魚庶乎近之若先列一九曲於胸中
按圖定品何異乎據籍而典里社也余不佞既深知
之且纍纍焉遊未終而記記不已而詩閱其詩猶然
烟霞氣微措大色重尚可謂之天遊耶余愧武夷武
夷笑余矣

嘉靖戊戌夏巡臺李元陽遊大藏峰次日忽見洞
中新來一物如香爐狀丹朱燁燁約方六七尺洞
在二十仞之上下臨重淵一夕之頃誰實置之信

神物也又萬曆丁丑三月鄉民張富郎年過八十
冒險入金雞之上洞見數人鼾睡香灰內傍有銅
磬伏地上翻視之磬下一雞展翼鼓扇香灰不能
開目俯伏半晌亟下而風雨暴至亦異聞云○陳
少司馬鼓樓巖記略云癸未年五月予憑程道人
指引脫履着襪攀緣石壁壁下為深潭初往尚可
發足歸則舉足成怖至洞門見樓鼓一區高廣三
四尺瓦甍皆以木窓櫺戶牖悉具規製甚精釘頭

出木外四五分蓋數百年物也

嶺西新建路亭記

庚辰二月八日子以閱汛有陽電之後天低日酷嵐
瀚瘴蟠雖仲春如盛夏兼以崇山深谷豺虎縱橫來
迅霆而去掣電人人莫必其命欲求一息趺之地不
可得先是景泰天順間西獠入寇憑陵高涼以東數
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即其地也
今雖湯火乂息而標掠時聞予為之發標兵飭營伍

設燎望懸信賞嚴連坐豺虎漸驅而遠矣偶閱恩平
舊令宋元孔所輯新志載萬曆庚寅歲嶺西兵憲海
虞黃公時雨檄沿途諸邑五里設一路亭憩行者至
今人猶頌之惜蕪沒無一存余為之掩卷而嘆先達
留心利濟即行道之人受其賜舉其一而它可知乃
竟無起而續之者寧獨古今人不相及哉予蓋熟計
之矣疇昔民豐物阜人知奉法故令下如風偃草以
今日彫疲之民而令以瓜期已及之官安望如州縣

符之霹靂哉其難一卽所司無敢衡命而奉行者或未善木石無幾派極窮鄉胥隸追呼擾及鷄犬行者未享出塗之利而居者先罹池魚之殃矣其難二山海之利有司得而問之賢者量出贏餘若九牛之亡一毛顧有未必盡然者寧傾阿堵中物充苞苴曾不肯分其羨以行方便不同之心如其面誰能強之其難三則無如解俸捐鍰以從事之為便矣予因為步量而手畫之計一亭之費可四金縱丈有二尺衡十

尺兩翼實其墉防大颶虛其牖來清風亭之左右樹以榕異日者鬱然蒼然濃陰偃蓋予雖未必見可想而知也夫盜賊之出沒乘其無備耳有此而行役得以偃息則前者需後者繼聯鑣結伴可恃無虞又或崦嵫景寂風雨暴興四顧徬徨不覺心膽墮地而遽廬極目竭蹶無難即坐以待旦不猶勝夙夜行多露乎他如輜軒冠蓋之往來聊爾解衣紉帶上車上之塵容且以息輿人之倦足彼卑官末秩携妻孥臨

老扶病而至者更得小憇即安不至觸炎氛侵瘴癘亦可少避陰陽之患矣臚而記之屬高要者亭凡八屬新興者凡十恩平則二十有一陽江則十有七相距大約皆十里許其間酌地之近郵遞者移而加密於寥濶之境亦不盡拘拘於十里也電白道上舊有茶亭二一在苦藤嶺近熱水為憨山上人建一在瑞龍嶺皆高且大無煩更造予命工修而澤之題聯額以識歲月若化州石城則相其最崎嶇處各豎三亭

自石城而北是為雷之遂溪非所轄矣是役也不勞不傷其成功似易然頽幾禿舌幾敝以乞靈於諸大夫則亦未始不難要以續先達之舊蹟耳非自我作也亭各顏以代笠二字左列黃公銜書創立歲右列予名書重建歲而并及諸大夫姓字志共襄之美云予於是重有感焉惟庚寅吾以生也當黃公初創時余方在襁褓越五十年而踵其躅相成者若相待然嘻一異也且代笠何昉乎余萬曆己未冬刺雪艇訪

陳眉公徵君於余山陟其椒而巋然有亭在代笠其額也蓋臨山谷老人筆余心識焉期歸而就家圃之側倣之乃貯之胸中者二十載久而未酬迄茲五千里而遙巧合適愜事之出人意外可必而不可必有如此者又一異也雖然余後黃公而他年更有後余者嗣是歲又飄搖惟後賢寔圖利之爰為之記以告諸大夫

謝巖游記

王文成公謂士抱竒質必遇知己而後顯余謂佳山水亦然即如東南之穰竒絕者莫若雁宕其始也亦與諸山等耳弘治中長洲吳原博亟穰之繇是結構表章遂進而與泰岱嵩華比烈不則礪砢涓滴已耳所繇遇不遇異也襄陽故有謝巖嘉靖甲申九月襄守鹽官徐公咸又有少巖亭記巖在峴山之麓厥形截然相傳晉謝希逸鎮襄政暇輒出游於此故名後何孝子繼宗居之巖旁泉自石罅出冬夏不竭西蜀

劉武臣題曰滲玉自巖而東石有巉出薜蘿下者徐公命工䟽之復得一巖而差小乃名之曰少巖孝子作亭於其前欄以石自亭數武而東石壁如削上刻宋趙清老祭將士文披薜讀之增人感慨又迤東漸高石環峙如屏前有梅一株歌立亭畔如太真睡起倚沉香狀寒香以名亭以亭五出象梅也登此則所踞彌高城市郊原瞭然在目上則危峯屹立下則怪石虎蹲其前碧流如帶來自檀溪可枕可濯又自巖西躡石磴上窅然而深砉然而虛為仙人洞風景若與世隔可遯而奕且煉也此巖之大凡也雖天地之靈秀不容終閉而闡幽闢奧遇徐公而名益顯矣自孝子廬居後四十年則猿猱與樵牧遁宮之堦然足音無復有過而問者萬曆丁未子野宗侯購而得之披薜翳薙荆榛顏飾以亭榭欄楯梁磴之屬日與騷人雅客觴咏於斯而茲巖始奕然復舊觀襄守四明馮公若愚游而樂之復為作表巖記夫希逸以賦月

手洗發燿霞子野以耽書樂善之餘逍遙雲壑兩守
公相距一甲子而先後搖筆花飛墨彩遞為茲巖開
生面而稱知己詎惟鳴燕娛而侈樂事也哉澄清表
江漢之風遊豫咏休助之美雖與古峴亭並傳可也
繇丁未而逮崇禎之壬午僅閱三十六春秋而襄陽
遂為一炬之咸陽惜哉茲巖亦埋沒於烽煙煨燼中
不寧絕樵牧之踪卽猿獠望之却走矣余於辛巳夏
六持節之漢上目觸心恫惟弔死扶傷是亟已而狡

寇隼擊於東西降丁嶠負於肘腋惴惴焉駕漏舟於
崩濤間即我躬非所恤遑問幽討之事暇日偶晤劉
澹仙黃門唐宜之長史因言茲巖尚無恙而門下士
懷古好奇如翁子人龍王子肇魁吳子始穰子有登
李子運新柯子自珍自玉復時出掃除而蕩滌之越
明年上巳風日澄霽余始得與澹仙宜之及二三子
臨眺茲巖以卮酒酌山靈被除兵火之不祥竟日僂
佯於其上雖亭榭化塵土梅花蕩荒煙而環觀巖之

截然者敞若布楹歆若卧甕者磊落懸削若突若砥
若撐若亘者與夫泉之淙淙者洞之窅然者皆
得指數而寓目焉不圖今日乃有此勝覽也昔人云
宇宙佳山水自非宦轍從容豈一時瓢笠可盡然世
固有宦蹟半天下而與名勝無夙緣者亦有循遊陟
之故事形與之就而神情杳不相親者故王季重游
喚中有宦游不韻之語以余傖父其氣視品清骨貴
之希逸竊不勝形穢之慚其於徐馮兩公雖生不同
時而宦轍則同其地矣乃兩公露冕停驂能以良遊
點太平之色而余也援桴抱鼓僅於兵餘寄憑弔之
懷然則山水之與人誠哉有遇有不遇卽共為山水
主人者其亦有幸有不幸乎撫今追昔因從行間為
之記而系以詩